

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九目錄 外編

謹請後

往行

田鐸

唐希介

王時中

楊茂元

鄒汝愚

劉大夏

胡世寧

劉玉

李熙

張海

黃衷

潘希曾

鄭岳

葛浩

李珏

傅習

顧璘

陶諧

陶遊

劉天麒

許誥

張蕪

潘珏

王億

王嵩

艾璞

曹鳳

范鏞

胡纘宗

涂禎

馬錄

潘蕃

王儼

王佐

林泮

黨承志

王果

韓文

章拯

劉麟

江曉

朱廷聲

王啓

周廣

王守仁

劉大夏

陸深

陳臻

薛蕙

費宏

石瑤

樊瑩

彭黯

聶豹

席春

劉最

李默

吳山

祁勅

顏鯨

牟斌

劉大謨

呂經

黎貫

浦鉉

葉經

楊爵

陳儒

梁材

周怡

陳璋

王漸達

劉源清

子爾牧

楊守謙

林富

楊旦

呂高

張選

孫緒

周復俊

曹邦輔

厲汝進

薛侃

王璠

許宗魯

皇甫濂

葉喬

薛夢雷

姜儀

孫繼魯

王愛

游居敬

歐陽重

胡宗明

傅佩

張岳

曾銳

蘇佑

張翀

郭宗臯

楊繼盛

黃正色

徐階

許孚遠

高拱

江汝璧

趙志臯

張瀚

洪朝選

陳吾德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九

外編

嶺南 張 萱子孟奇甫 輯

譴謫後

往行

田鐸字振之號西麓渭南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參議正德二年後闕臣擅命紛更建立冤陷無辜財籍家徙虐焰熏天衣冠之禍極矣時公亦罹羅織正德五年秋八月也初弘治間公以四川蓬州知州擢廣東按察司僉事奉勅清理屯田鹽法十七年陞四川未赴以老疾請于部得致仕閒居五年矣正德三年闕臣差官四出檢覈庫庾使之在廣東者以公鹽法案牘未明屬巡按御史查之五年七月公被逮未就道而闕臣敗或尼公行公恐誣讎不明決意南邁時年八十二矣至九江遽疾卒于舟中臨卒猶呼其姪禮曰我必不起汝當持文至廣東終事不然吾死不瞑目矣

唐希介字景賢陽曲人成化丁未進士歷官陝西憲使軍府多贏積中官欲私取公執不可謹籍以俟調發中官銜之構諸逆瑾瑾矯旨逮公三木長安市長子謀擊登聞鼓訴冤罰輸居庸米三百石復其官瑾猶覬公往謝公堅執不往乃嗾御史劾公不勝邊防重寄有詔着致仕王時中字道夫黃縣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官刑部尚書初登第授河南鄆陵令嘗出郊旋風擁馬首因風難行時中曰必冤氣也俾隸人尾之旋入蔬圃繞智井不散召主者根究其故乃少婦外通殺其夫掘井果得屍人以爲神正德初爲監察御史逆瑾煽亂毒痛海內時中抗疏極論瑾銜之讖名于屏已而時中巡按宣大見綱紀隳弛上下玩愒日甚則極意振飭厲厥風撈時劉總督字瑾私人也嘗爲賊吏祈求于時中不從字旣憾之乃承瑾言矯詔逮繫令荷輕枷露立三法司之前三日數踣且殆閹臣力援乃釋械遣戍鐵嶺衛庚午瑾伏誅用薦爲四川按察副使

楊少司寇茂元嘗謫爲長沙府同知醴陵淶江橋通七省自李唐來已

有七墩立江中架木其上不久卽毀茂元知舟渡被溺者衆爲文勸諭且先捐俸以昌民樂爲之無何所募以千計悉輸之令令以憂去其資則官貨民侵橋迄莫構後起守安慶移文湖廣趣成之

鄒汝愚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悉舉當道重其人往往待以賓禮會總督御史秦公紘檄遣董澐修書得居廣城白沙陳先生忘年而友之居無何得暴疾卒公寫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眞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辭朝詩有曰盡披肝胆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慷慨忠厚之意溢于言表

劉忠宣忤逆瑾發戍氈帽布袍途步過大明門匍匐頓首乃行策一蹇驢赴戍所時以兵部尙書發戍莫不加禮當事者不欲公至戍公曰大夏有罪不加誅今復不服役耶披甲持銳與諸卒無異莫不嘆服公之逮獄也同繫者請賄以求生大夏曰如此而死禍止一身稱貸免死則累子孫且喪此一生矣公至肅州買墓地不挈子姪侍行以問公公曰

吾仕宦日不能爲子孫乞恩澤今發配老死願令子孫補伍豈人情乎
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癸丑進士初授德安府推官歷任兵部尙
書諡端敏嘗爲江西按察副使贛賊寇廣寧□昌屠遊徼官逼建昌馳
兵衛益王大破賊衆城二昌而還念江西方殘破而寧王謀亂日甚因
發憤上疏曰江西可慮不獨盜賊鎮賊火燒萬家便地悉歸王府而王
債徧閭閻三司受約束而四隅漸騷擾民不得安盜何由息欲望擇鯁
骨臣撫循地方勅王正治其國勿撓有司以靖亂原章下兵部尙書彭
澤卽請摘公奏以戒王王迺抗章言其支庶選如擾人卽重禁止而胡
世寧離間乞誅之以快憤事下都察院時御史李士實方爲王造謀行
金間用事大臣以故其奏得行命巡按御史逮公會公遷福建按察使
解兵備去濠嶽其嘗巡按浙江御史潘鵬發卒襲公而公已間行歸朝
繫錦衣獄拷治人憐其忠而科道官始交章論救不能奪公竟發戍遼
東歲己卯秋李士實卒自爲太師挾王以叛斬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
許達死之而三司官果盡降宸濠旣破南康九江府進圍安慶守將張

文錦崔文力戰敗其先鋒生得督將王綸綸卽江西僉事譚公子宸濠者也督南贛軍都御史王守仁帥師討賊宸濠還兵大戰樵舍江中擒斬數萬俘宸濠及其子弟朝廷方窮治助宸濠反者凡夷戮死徙者數十族至嘉靖初始竟

劉玉字咸栗萬安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刑部侍郎諡端敏武宗朝以輝縣令召爲御史嘗疏劉瑾等八黨扇奸宜寘之法而顧命大臣劉健謝遷當委任疏入瑾大怒尋詔逐黨人公遂罷歸復構誣輸粟者三凡四百餘石旋逮下詔獄凡四月始免還瑾誅起爲河南督學僉事李熙字師文上元人弘治丙辰進士任將樂知縣拜南京監察御史事

多執法鄉里有不悅者熙曰朝廷與鄉里孰重耶逆瑾擅政以言事械繫于京被重刑落職歸又以劾二府貪吏瑾復行南京廷杖三十幾死南京禁衛久不用刑爲熙選卒習杖數日熙在府獄人爲之憂恐熙時乃爲外舅作壽頌數百言人見之嘆服不已嘉靖初詔起歷官浙江按察副使

張少司馬海自經理哈密還將陛見或謂宜疏經略事曰以上公曰吾昔以具奏矣已而言官劾公不俟召而還者遂落職有山西之命衆以公久勞于外今不發一矢坐制黠虜之亂當蒙顯擢顧以微眚去意公不平而公卽已赴任矣至則治事不懈蓋踰年遂致仕

黃衷字子和南海人事□□□□□□□□□□歷官兵部侍郎以工部侍郎考最病足痿乞休不允改兵部右侍郎得報卽抵家疏四上皆不許辭會有忌之者恣爲飛語謂衷潛到京師乘山輜謁當路人皆知爲致仕侍郎王蓋非衷也後校尉奉旨密查自廣至京驛遞關文偵伺無跡猶勒冠帶閒住或勸上疏自明衷曰事久當明何必辨也已而言官奏根究讒人竟亦報罷久之奉詔復職致仕

潘希曾字仲魯金華人弘治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兵部侍郎正德丁卯以給事中差湖廣二省計處邊儲陞吏科給事中時瑾虐焰方熾凡差者必重賂瑾免禍有司亦爲公備千金公毅然卻之曰我爲諫官不能爲朝廷除惡我之罪也奈何復助之乎瑾又風公多參劾爲賄地

公復不從瑾大怒矯命械公下詔獄考訊欲寘之死既復杖于闕下奄然而暈瑾快曰死矣左右負以出久乃甦當時見瑾者雖公卿必屈卽被謫譴亦必辭以行公旣除籍爲民獨不還往鄉里杜門不出日惟課子弟讀書宅後池旁有竹蔭可息間招親友觴咏悠然自得因自號竹澗居士時蘭谿章楓山先生憇于人少許可獨稱公清修苦節且貽書曰世上何人號最閑司諫拂衣歸華山執事此歸賢于二十四考中書矣

鄭岳字汝華號山齋蒲圻人弘治癸丑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官兵部侍郎嘗爲江西布政使時李副使夢陽江御史萬實相訐奏下藩臬會勘岳故平其理而夢陽務求勝致其怒濠從而嗾之乃執岳察司舊役門隸誣用公堂銀鍛詞送濠禁錮事聞下鎮巡勘報濠左右挾持成獄家人擒捕殆盡子泓未冠亦被執人心憤惋不平科道暨撫臣交疏其枉于是遣大理寺卿燕忠給事中黎奭覆勘濠又質事證妻子脅無異詞衆環泣曰王府費萬金陷公公欲白我輩無噍類卽公亦禍叵測岳

乃自誣服坐罷濠反事敗內外臣工交章論薦起岳四川左布政使
葛浩字天宏□□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大理寺卿嘗爲南京御史孝
廟上賓請正侍醫劉文泰之罪連及中官武廟初教坊請選取樂工公
以教坊非先王之樂諒陰非聽樂之期手疏止之時逆瑾弄權公率同
僚請斥之以正國法疏入下公錦衣衛獄杖黜爲民瑾復摘以他事下
公南錦衣獄當是時公蓋幾不免而意氣自若也後瑾誅起公知邵武
府

李珏字廷重號後庵開縣人弘治乙丑進士歷官大理寺卿初爲長洲
縣令居二載適逆瑾用事偶以魏公土田誣連至京縣人自斂金帛饋
瑾贖公公正色曰余爲民獲罪若欲斂民之財以脫余豈非益余罪耶
峻卻之嘗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抵任三月以福達事被逮
回京福達事原公臬晉所特勘也朝見致詞上深奇公丰采異常中貴
密示上意曰廷鞠之日若能少順上意諉責巡撫豈特脫罪當有不次
之擢公笑曰死生榮辱自有分定臨難二心非君子所爲豈敢欺天以

徽寵也獄成謫戍廣西潯州去國萬餘里罰配所十餘年安人秦氏偕行安人以疾卒于廣州安人天性貞淑南戍之日慨然如烈丈夫親識有勸安人勿從者安人曰榮寵富貴每同吾丈夫流離患難安忍居家自逸耶聞者莫不嘆服隨行親屬瘡痍而死者自安人以下十有七人公處之泰然略無怨色蒙恩許還里居四載爲嘉靖壬寅時大虜闌入鴈門失守畿甸震驚廷臣交薦召以原職起公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

傳習字本學進賢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南大理寺卿爲寺正日逆瑾擅政嘗欲陷人于罪公持弗可瑾怒中以他事逮公繫詔獄謫浙江布政司理問已而復逮至京禍出叵測或勸可賄免者公委順守正一無所移人咸危之然公居官素防檢密無可捃捥瑾終莫能害也

顧璘字華玉上元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南京刑部尙書嘗知廣平府時中人廖堂恃逆瑾黨予奪自恣公每折其萌芽瑾誅廖罷去而王宏者尤諄諉繼廖出鎮公故不爲禮有所徵需一不答歲時展謁長揖而

已用是積忤宏宏方倚錢寧爲援矯詔逮赴錦衣獄公抗言條對一無所承寧無已遣邏卒陰探郡中無所得乃文致他比以上鐫三階徙全僻遠荒陋公不鄙夷其民而拊循之久之民用乂安士興于學

陶諧字世和號南川會稽人弘治乙卯浙江解元丙辰進士庶吉士歷官兵部侍郎謚莊敏嘗爲給事中武廟初年闖擅權是非顛倒公遇事敢言其尤大者戒遊逸一疏專斥巨闖劉瑾丘聚魏彬馬永成輩直聲動天下而瑾等切齒銜公日夜思所以中之矣久之無所得以他事誣公杖之爲民族又指與大學士劉公健謝公遷及知名士五十三人爲黨人錮之恨猶未已也書姓名于座則以公嘗巡視十庫駕言缺乏布疋械繫至京下詔獄令公曩所劾太監某同錦衣衛官葉某督視廷杖意必斃之矣公慷慨受杖而葉某頗救之得不死謫戍肅州公與疾就道弟講及諸親厚者淚下公朗吟曰只在乾坤內何須嘆別離聞者壯之在肅與大司馬劉公大夏司寇潘公藩更相唱和若牧羊臺賦蘆雁橫塘等篇托物感興寓意忠厚有離騷九章之風瑾誅詔還家作數椽

于田間日奉母氏歡讀書課農十餘年足跡不入城市嘉靖改元世宗皇帝采錄天下名人乃起公復原官

陶武選滋爲行人嘗諫武宗南巡械繫廷咎之左遷學正尋陞行人司正轉武選郎中甲申大禮興先生奏議不合械繫廷咎如前仍謫戍榆林先生奔命戎服從事將帥恆以方略咨焉

劉天麒字仁徵臨桂人弘治壬戌進士爲工部都水主事分司呂梁正德初閩人擅勢有自南都詣北者舟經呂梁天麒不爲禮及橫索頗裁抑之其人怒詬去入訴諸閩語具奏當從中爲助明日奏上又明日遣官校往逮繫錦衣獄榜掠備至卒不服乃謫安莊驛丞居未幾王主事守仁亦謫龍塲驛丞至則與天麒定交天麒病卒守仁爲文祭之嘉靖初詔復其官賜諭祭

許誥字廷綸號涵谷靈寶人襄毅公進之子弘治己未進士初授戶科給事中歷官南京戶部尙書諡莊敏正德初朝廷以舊德遺老起襄毅公爲大司馬公時爲給事中例宜避言路改翰林院檢討奉命教司禮

監官戊辰襄毅公爲太宰直弗煥阿中人亦弗敢干以私逆瑾忌之乃欲公納交以通公出入書堂絕跡瑾門戶瑾乃大怒曰謂我不能制爾邪乃矯詔黜襄毅公之籍罰邊儲三百石竄公廣西全州判官欲置之死公歷險冒瘴與魑魅伍挺挺無戚容竟宜風土無恙庚午襄毅公卒公奔憂制卽宦情泊如矣太夫人屢命之出公乃謂其弟松臯曰人出處道殊動默緣性在各任其真耳予鮮合于人時侍太夫人優游以樂天年足矣汝舍醇居宏無往不可勉哉自是閉門卻掃潛修邀覽嘯嘯聖真罔深弗入乃遂受徒講道若將終身焉

張璵字鶴舉號南溪秦興人正德甲戌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官南京戶部右侍郎嘗爲兵部武選職司邊暨諸勳胄顧此輩挾賄怙勢習以成風公乃一裁以法無毫髮假借以故側目者衆遂撫禮曹舊僚事波及公謫廣之饒平幕其地卽韓昌黎所稱潮陽也公嘆曰韓公守直貶斯地予何幸踵其後耶飄然獨往固忘其爲謫且遠也至則創立書院遴士子之可教者羣聚其中日爲課業一時遠近風動負笈從遊者經

數百里而至厥後以科第顯者數人潮之士風較嗜昔爲特盛云

潘僉憲珏在福建一日監斬夜歸病不能寢食數日戮人不當其罪而力不能救何以仕爲乃遣人上京乞骸骨時逆瑾擅權所知恐其得禍勸止之尋以鹽法忤中貴人中貴人陰主去公戊辰爲吏部尙書公年老致仕瑾猶坐以他事罰米百五十石時公六十有三得謝爲幸云

王億字本一號立庵鳳翔人以訓導登弘治乙丑進士歷官河南參議京師有張舉者太監忠之弟武廟時故都督也嘉靖初以倖陞革罷而驕縱豪奪如故都督時云先是舉令人攬河歲餉侵沒至數萬金令人匿舉所不出舉出入侍衛甚盛人莫敢問者公曰不發舉奸狀窮治之卽租無完期也乃召諸吏卒舉廷下杖訊之舉惶恐以首觸地謝無狀死罪乞寬假公益大怒復杖訊之辭驗伏罪乃復擢咎數十餘狀其罪刑部刑部未具獄而舉死獄中于是太監忠欲以死讎公而舉又善武定侯郭勛勛又常饋公公不受之至是勛與忠主令舉家奏公奏上上大怒下公詔獄給事中張達上書白參議無罪反言刑部不正其獄刑

部尚書趙鑑遂罷之再下議部再執參議無罪罪止輪薪于是上罪刑部各罰俸有差竟以中旨謫公戍海南衛于是京師日公爲贛王而縉紳中談風力氣節者皆稱王參議王參議云明年刑部侍郎胡世寧爲上言請還公戍所以彰直節不報居海南五年而當嘉靖辛卯始赦歸鄉

王大中丞嵩巡撫延綏後坐西虜來犯謫參議致仕正德中逆瑾擅政求賂于嵩嵩弗從遂誣嵩在延綏時侵剋官銀矯詔下獄籍其家以償仍戍于鄴嵩雖爲瑾誣而怡然自處不以夷險易節四年事白瑾棄市復嵩爵而所沒之產仍有司給焉

艾大中丞璞嘗巡撫南畿有勲戚家與無錫民訟田官知爲民產懼獲罪巨室莫敢言者公承勘廉得其情悉歸之民遠近稱快適逆瑾竊政巨室以賂行田訟復作瑾勢方熾使者覆勘惟風旨是承乃悉以田歸也瑾怒箠之幾死令遷家海南爲編氓家人與公行數日方蘇家人哭

公曰吾猶生活又何哭爲公居海南三年瑾誅奉詔復官致仕

曹鳳字鳴岐新蔡人成化辛丑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正德丙寅以來入黨擅權而瑾尤肆毒中外稱爲內相凡藩郡入爲京官必重賄方免瑾言則長短皆言曰何不爲瑾丁卯公言選選三終都御史曰完公三治中所造士也不習諛謹又不知賄事適朝廷十日不御門或曰蓋先謁內相公曰未見天子而先謁權宦耶不見瑾固含怒後見瑾又長揖不拜瑾佯問入京幾日示見遲意公曰十日瑾又言都御史知回院故耶公曰聖恩也瑾復問何以報稱公曰都御史風憲官振肅紀綱激揚淑慝耳瑾怒目揖公出公歸卽上疏乞休不報旬日再請亦不報時瑾嚴勘天下錢穀以中士大夫禍勘使者希瑾意言延綏布糧浥瀾過緣主者公適丁外艱所司奏公當守制瑾乃罷公官聽勘竟誣公償布五百粟千石立限繫家屬緩則將籍公家公亟鬻世產完報然瑾怒未解也公隱憂發憤端坐不疾而卒明年庚午瑾誅朝廷遣官諭祭且給金營葬

范鏞鞏昌衛人弘治六年進士歷官右都副御史嘗爲御史鯁直敢言不避權倖忤旨下錦衣衛獄旋得釋以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時中涓逆瑾用事兵部尙書王瓊附之公秉貞嫉邪動與瓊左瓊中之因降湖廣布政司右參議卒于官公生平大節不與時俗浮沉遇事直言權倖憚之然亦以是逮獄謫官後瑾黨被誅中外交章表揚之詔復原官賜葬祭得蔭子諡恭惠

胡鑽宗字世甫秦人正德戊辰進士三甲第一歷官右副都御史時有執政子亦登二甲第一人欲覬覦翰林清職乃倚中官劉瑾勢以二甲三甲各第一人因傳臚俱授翰林院檢討仍取二甲鄒銳黃芳等五人三甲李志學等三人俱授庶吉士實假衆市公也公辭職不獲乃受命與修撰呂公編修景公參對孝宗實錄錄成賜金帛加俸一級庚午執政者以瑾敗其子編管爲民乃註公與邵黃等俱外補公補四川嘉定州判官

涂禎字賓賢新淦人弘治己未進士初令江陰入爲御史巡按鹽院初

瑾以鹽貨源也因遂厚望巡鹽御史貨會一御史入貨如瑾望而瑾輒擬人人必厚貨如望及涂君巡鹽還則空手見瑾瑾怒下君獄然猶日望其貨來也久之貨竟不來瑾愈怒矯詔涂禎打三十棍發肅州衛永遠充軍君坐掠重尋卒始君下獄江陰人願厚貨入瑾如它御史數塞瑾望解君君不從遂及于難

馬錄字君卿信陽人也正德三年進士授固安知縣邑當南北衝劇頗號難治錄明習政體周察人情廉明惇信士民悅服踰年冀寇作亂襲破固安錄被執入見臥內無長物寇賢而釋之踰年入爲御史出按江南時上改元嘉靖之初也遣使補高唐州官屬連坐者五百餘人中外大駭錄上疏止之其略曰夫法者公器天子不得而私也昔漢文帝欲重懲驚馬之人張釋之爲廷尉執法不可文帝從之故千載以爲美談我祖宗監古爲治內設三法司外設撫按官無非冀刑清獄平使天下無冤民耳先帝時劉瑾專權于前錢寧竊柄于後張銳張雄等依附作威于其中蠱惑朝廷動差錦衣官校四出提人天下洶洶幾壞國事幸

賴陛下登極祛除舊弊人始安堵不意復有高唐之命人情且驚且疑當此新政之初恐非所宜有也伏望陛下自今以後擴弘仁之度慎法令之施遇有罪人內則付三法司外則付撫按官卽無不可化之人亦無不可行之法矣惟陛下垂察以杜將來多事之漸上從之六年按山西妖人李福達事覺錄補抵法初福達以丹術干武侯郭勛勛奇之因相與頗密乃被繫勛乃移書請賞錄大怒劾勛庇奸亂法勛惶懼入辨上疑復屬法司于是刑部尙書顏頤壽都御史劉文莊大理卿湯沐等會鞫俱如錄擬而給事中王科等御史高世魁等二十五人各又奏論勛先後十餘疏上以人言衆愈疑而左右又有爲勛言者乃令福達并勘官俱至午門覆審以兵部侍郎張璠署都察院禮部右侍郎桂萼署刑部少詹事方獻夫署大理寺璠等鍛鍊盡改原擬錄與都御史李璋理少徐文華給事中劉琦御史程啟充盧瓊按察使李珏僉事章綸都指揮馬彥等坐故入俱謫戍頤壽文莊沐與侍郎劉玉王啓孟春閏楷張仲賢都御史江朝卿顧泌汪玄錫余才等丞汪淵等坐推按不實俱

落職科與都御史聶賢給事中余佑沈漢程洛等坐挾私彈劾俱編氓
福達釋歸勛置不問詔俱報可璵等降勅獎諭各賜衣帶銀帛有差錄
既戍南丹講學授徒四方之士雲從暇則娛情詩酒無少怨尤經歷十
七年以疾終年六十有八

潘司寇蕃嘗巡撫兩廣正德改元公力陳求退不允乃召拜南京刑部
尚書是時逆瑾稔橫公堅求去命乘傳歸先是岑濬旣平公議以思恩
改設流官岑猛失守府治當降同知而大司馬劉大夏計獨相左乃奏
徙猛別府而田州亦從改革公去廣岑猛復叛瑾素忿公遂用此爲罪
械公及大夏下之獄此其意將謂是甘心不難會公論皆不平謫戍河
西後瑾誅詔還歸田歸六年優游林野日與農人相對桑麻村徑信其
所之沾沾自喜人有規其爲子孫計者公曰爾又欲舍己而遺所不知
何人耶公歷官久未嘗起一第時有尚書歸來無第宅之謠謠云尚書
歸來第宅無稅地種花兼種魚舉網打魚魚換酒花前醉倒老尚書公
第笑亦不問誰所爲也年七十九卒

王少司徒儼在事日以宦寺盜權中國疲敝四夷驟擾行恐致禍三疏乞休詔公進秩乘傳還居無何逆瑾竊柄凌轢大臣公聞曰吾屬不免矣乃戒家下束裝以待丁卯十一月給事中胡盤驗大同倉粟朽腐因劾守臣瑾素惡公剛正以公督餉藉誣罪令金吾械繫至京時理者議公無罪上詔免公歸戊辰夏五月瑾以公弗謝去怨如舊尋躡其故奏公減勇士布復令巡按御史解京公得檄卽告祖廟攜二僕命少子寰之隨行秋九月下錦衣衛獄時有勸公者曰瑾擅作威福擊斷自恣苦公如是索賂爾公曰無罪亦無錢守以俟死也勸者慚而退幽滯囹圄踰歲己巳夏四月刑部議公非守典請輕其罪瑾怒矯戍遼東三萬衛收公累朝誥勅公出獄乃作書貽諸子宏之等慨然遂行其略曰吾平生居官不苟非干進也非求利也將以愛民報主而反爲桎梏守正不阿非希榮也非要譽也將以省愆寡過而反受戕賊是故深爲可痛靜言思之歷仕四十餘年才行同人爵祿踰量不能如蘧瑗之卷懷而甘受蕭何之獄辱誠爲有道羞也爾諸子謹身約禮一遵家訓毋辱先人

毋以吾爲念諒天王聖明吾罪不誅得骸骨以正首丘天地之福宗祖之幸公至戍所屏居僧舍日檢方書自適遼之尊貴者日遣使存問不絕或有遺饋公辭不受女直朝鮮陪臣入貢亦往候謁後徙定遼士夫日來省問詩酒歡娛優游卒歲自分永訣生死禍福弗動也庚午夏四月安化王謀反事寧大赦公始得歸八月瑾亦以逆誅詔復公舊職公乃焚香祝天曰吾之孱軀冒覆餗之戒擯諸邊裔言念祖宗緬然引領而望久矣今得生歸誠天地浩蕩之恩何以職爲再拜而謝放浪名山之間日與兄弟倬倬徜徉丘壑以樂餘年今上卽位給事中邢寰御史唐符先後論公守正遇患應進階錄用上特命有司以禮存問亦殊典也

王大司徒佐正德丁卯轉左侍郎時劉瑾用事凡大臣科道使外還者皆有厚饋不然立見罪黜公獨無所饋瑾常語人曰世言山西人各果然自是銜之屬時遣使稽覈各邊糧芻先後巡撫憲臣多坐累繫獄公一日同尙書顧公輩見瑾瑾言及茲事曰朝廷必誅戮一番人乃懼耳

公曰本朝未嘗輒戮大臣恐不可開端有毀吏部尚書許公進者瑾信之語諸大臣曰許某奸邪若某尚書可爲吏部公曰某與某尚書素厚與許交淺素有時望某尚書恐不如毀許者因譏曰王某實黨進瑾益怒遂遷南京戶部尚書欲姑遣之去而徐圖之耳比至南京以戶部廣東司失金幣冊逮先尚書韓公輦語問遂下公詔獄以爲罪令致仕歸又中以他事罰粟千石

林大司徒泮在南京日逆瑾摭摭大臣多從中罷免甚者中以法公亦惴惴有去志方啓行出都門傳旨着致仕仍賜誥褒贈廩給如例公欣然以爲得保全出望外矣明年某月抵家未幾瑾又以公當罰運米口外幾百石公家素貧雖歷官三十七年俸資之外一毫未取家又先被火歸之日寄居寺宇書房者數年口外之役不勝艱苦公亦視之坦然不少憂憤

黨承志字汝孝號牧山□□人正德辛未進士歷官右通政嘗爲吏部主事武皇巡行方岳衆惴惴莫敢諫公具疏謂朝政紊數歲柄下移宜

親賢遠奸恭默圖治譽譽千餘言辭甚激杖于闕下癸未陞驗封郎甲申議大禮抗疏忤旨復被杖丁亥值災異詔求直言時公以通政上疏條陳者四曰節財用曰減徵需曰飭邊防曰練京卒皆切中時弊權貴不悅遂陰諷言官論烈然無可指之暇止攻其峭執竟坐罷

王果字景初汝上人正德甲戌進士初授臨汾知府歷官戶部尚書嘉靖丁未詔買龍涎香久而未獲忌者因以中之逮下詔獄謫戍雷州卒于貶所隆慶丁卯都給事中辛自修等交章白其冤狀論祭四壇遣官致葬贈太子太保

韓忠定公文爲戶部尚書常論劾逆奄劉瑾時其長子士聰爲高唐知州士奇刑部主事瑾皆勒令除名瑾內銜未已及捃摛部曹遺失部籍舊事械繫至京下詔獄拷訊欲置之死公與司馬東山劉公在囹圄倡和自若人服二公雅量理官狀上仍矯旨罰粟一千石監押赴大同親納續以他事數次罰粟二千餘石自是產業蕩然兼稱貸以給公亦不以爲意

章司空拯在工部日會饒郡進籩豆古式忤上意遂自劾請宥寮屬落職承天守備內守備內臣蕭洪素恨公節制不得媒利無以譴乃陰使人登寢宮搖捍獸吻致滲漏奏報削仕籍旋以東宮誕生恩詔起復己亥春聖駕南巡登純德山徘徊久之謂大臣曰這工程儘好誰爲之大臣以公名對上嘆曰拯竟以某事去耶惋惜之意甚至西樵在內閣與兩京堂官及按浙侍郎相繼論列章十數止吏部兩疏名請竟不果豈能人爲哉

劉司空麟正德戊辰出守紹興于時逆瑾擅權士大夫遷除者必候謁之公獨不往捧檄遂行履郡以廉勤公恕率其民簿書不厭刑獄不滯供億不濫誠心貫于庶政甫五月而民皆嚮方諸司賢之中官銜之掇拾細故廢爲編氓旨從中下下之日郡士民奔走號將如失父母集千金爲贐翁笑曰昔寵不受一錢吾與寵孰多若等謂古今人不相及耶麾之去越人頌德肖翁之像爲小劉祠謂可以媲美劉寵云大宗伯海日王公華紀其事于石今郡中刻有遺愛錄翁歸值歲侵斗米百錢家

有飢色士大夫相率曰可使劉元瑞至是耶時公同年陸崑嘗與公同
逮言者適以逮繫至南都慰惜尤勤吳子琬施子侃皆慕翁道誼忻然
迎之入湖相與論道蒙山之董塢

江曉字景熙號瑞石仁和人故禮部尙書文昭公彌之子也正德戊辰
進士歷官工部侍郎贈尙書在工部日上將巡承天命內官監沿途搭
蓋行宮既有旨令公先往巡視時公已具疏同尙書蔣公瑤極陳南巡
所繫之重欲留駕不納乃陞辭出京比有欽改駐蹕程次增寫慶都新
樂柏鄉磁州湯陰五處禮部尙未刊行公弟曜在禮部令吏馳報公隨
照新定程次行巡撫都御史陸珂巡按御史胡守中作速營辦以須駐
蹕己則兼程先詣諸州郡督有司盡夜促治事皆有緒而守中勿知也
恐緩不及事先圖委罪于公乃誣稱捏咨稽誤等語中批回話公行至
南陽始接本部咨參本抄呈與欽定程次回至公始知守中之誣及認
罪疏上遂下詔獄鎮撫孫綱與守中素善略不爲辨照原參覆奏送刑
部問擬還職奉旨爲民幸丑冬胡守中孫綱各以罪棄市士林稱快自

公被誣言官雖忿忿不平然守中在位未敢顯言薦之至是撫巡皆累疏薦揚大抵謂其德望忠誠才學節操真足以繫朝廷之重輕所宜亟用己巳七月奉詔復冠帶戊申吏部以公等八人起用雖未奉俞旨而朝議翕然以爲善類是後薦公無虛歲亦不果用

朱廷聲字□□進賢人弘治己未進士歷官刑部侍郎授行人以耿介聞武宗時中官劉瑾以勢躡籍中外天下側目廷聲乃上疏請誅奸慝以清君側瑾銜之矯詔誣逐黨人中以危禍罰米落職勒停十年公毅然當之不爲禍怵

王少司寇啓嘗爲江西副使以他事觸怒劉瑾降廣西容縣知縣謝文肅公嘗贈以詩不挫心藏國士風之句瑾又行令廣西巡按御史提問罰米三百石輸之官已復有他事罰米二百石久羈梧州待□□未報會赦免比瑾敗乃復爲四川蓬州知州

周廣字克之號玉巖太倉州人□□□進士歷官南京刑部侍郎嘗爲監察御史時佞倖錢寧居中用事巨寇劉七輩暴戾恣睢橫行江淮

河濟殺人或盈城野公抗疏四事一斥喇嘛番僧宜投西裔以禦魑魅
二遠伶人賤工至引唐莊宗事以警三重國本以廣儲嗣不得育螟蛉
義子如宦豎蒼頭錢寧者其投刺皆書曰皇世子僭擬東宮之罪擢髮
難數四嚴軍令言諸禦寇者皆無恙而川原白骨積如丘山疏入事大
怒幸上不深罪止謫懷遠驛丞寧陰使刺客欲遮刺公公微服出城變
易姓名被道流衣誦觀音經枵腹三日乃得脫歸既抵懷遠莽無館舍
寓居佛宮間與同志迂崖門發西樵跨羅浮夷遊白雲之巔然驛通番
夷朝貢每外使至咸慕公名或以奇貨爲獻公峻爲拒絕使益敬憚甲
戌移知建昌縣是時宸濠將叛謀復護衛遣使絡繹道路肆行誅求每
經建昌公輒裁禁民賴以蘇丙子八月吏部擬擢憲職寧內構陷批根
往事復謫公行寨驛丞行寨在深山叢棘中亦無驛舍居民數家驛所
寄止乃誅茅爲屋依山面河日與徒講學論道暇則登陟崇岡俯臨幽
壑超然遠覽無所顧慮辛巳之夏武宗旣崩今上卽位首舉謫遣詔復
公御史

王守仁爲刑部郎時中貴人劉瑾等道上爲狎遊而省臺臣戴銑等爭之力瑾矯旨捕詔獄守仁上疏謂君仁則臣直銑等以言爲責如其善自宜嘉納卽不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緹騎旁午拘繫載道卽陛下非有意必絕之而下民無知妄生猜懼自今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測之事孰從而聞之幸寢前旨各供職如故適足以廣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瑾銜其言切下之詔獄廷杖四十死而復蘇謫貴州龍場驛丞守仁至錢塘欲緩行而瑾使人尾之守仁懼不免乃托投江而輕舟自海至閩入武夷山中銳意遠遁遇異人戒之深然其言遂赴龍場始至茨叢棘間民始伐木爲屋葺何陋軒前結亭名君子亭而自記其軒曰昔孔子居九夷人以爲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龍場古夷蔡外習數尙因其故人皆以予自國往將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者莫能獨其結題鳥言山棲羝服無軒裳宮室之觀文儀揖讓之綽然猶淳龐質素之遺不得以爲陋也夫愛憎面背亂白黜浚奸窮點

外良而中整諸憂蓋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魯甫掖折旋矩矱將無爲陋乎夷之人乃不能此其好言惡詈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辭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爲然也始予至無室以止居于叢棘間則鬱也遷于東峯就石穴居之又陰以溫龍場民老稚日來視予喜下予陋益孚比予予嘗圖于叢棘右民謂予之樂之也相予伐木閣之就其地爲軒以居予予因而翳以檜竹蒔以卉藥列堂階辨室奧琴編圖史講誦遊息之道略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集于是人之及吾軒者若觀于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乎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修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于後蔑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釣繫之術窮而狡匿譎詐無所不至渾樸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澠之水雖粗礪頑梗而椎斧尙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爲欲居也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無講今夷之俗崇巫事鬼瀆禮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于陋之名則亦不講于是耳然此無損于其實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蓋易而予非其人

卷之九十九

也記之以俟來者先生在貴陽龍場西北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蟲毒瘴癘與居夷人馭舌難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人故無居公至始教之範土架木爲室廬時瑾憾未已自計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尙覺未化乃爲石廓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矣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而從者皆病躬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懷抑鬱則與歌詩又不悅復調越曲雜以談笑始能忘其爲疾病夷狄患難也因念聖人處此更有有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居久夷人亦日來親狎以所居湫濕乃伐木構龍岡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翫易窩以居之思州守遣人至驛傳先生諸夷不平共毆辱之守大怒言諸當道毛憲副科令先生請謝且諭以禍福先生致書復之守慚服

劉東山公時雍晚年肅州之謫雖事出逆瑾其實公同年焦閣老芳者爲之公與焦素無他焦特忌公名爾岑猛賂既行瑾集大臣議欲置公重辟諸大臣惴惴不敢吐一語獨都御史屠公濬曰劉大夏此何罪必

欲文致之當其不應瑾勃怒罵詈惡語汝當劉耶明日大臣以屠議奏瑾謀于焦及吏部尚書劉宇宇又素嫉公乃署劉謀徭議夷人遷徙與潘尚書蕃俱發遠戍瑾初擬廣西邊衛焦曰是送二人歸也乃定肅州公西行稿載公赴肅州時故舊皆避不來會獨鄉人嚴仲宏贈詩和答之公過六盤山寄西涯閣老詩末句云寄語同年老知己天涯孤客幾時還後歸自六盤和前韻末句云憑誰寄語中州子前度劉郎今已還其事蓋爲此公之謫春當家難不在京今始得見其族子所刻西行稿者因以所聞而識其事中州子之云公豈亦未之能忘情耶天下代公之憤而高公之爲人今日已有定論公私可無憾也

陸深上海人嘉靖間以祭酒充講官忤內閣出同知延平府事守屠僑謂講帷重臣不宜煩以細務深曰人臣事君當隨職效忠敢以崇卑爲意于是校閱簿書鉤稽奸蠹以定法令軍民俱便

陳臻字濟寬黃安人以舉人授工部主事督濟寧河閘時值中貴樓船有犯禁卽繩以法不少貸中貴銜之因誣以他事逮詔獄謫戍貴州臻

慷慨就道至卽日持戟從事每憤則發詩歌然怨而不怒庶幾風人之意

薛吏部蕙之初罷也坐論大禮先生自爲刑部時值武廟南狩抗疏諫禍叵測先生晏然後大禮之議起乃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辨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爲權貴人所不釋矣已而竟主給事中某構先生罪先生上書訟坐是罷後所構事解吏部數移文促先生赴官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可褻裳而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起

費公宏當國日江西盜甫緝而復叛遣總兵李銖率邊兵往討之未幾鉞以疽死本兵議遣劉暉往代鉞暉皆良將先嘗平河北諸盜者也與暉同薦者某則以萬金賂錢寧求行寧陰諷中使屬公票擬公執不可竟用暉寧因銜公旣而寧當得誥贈三代欲假此交權乃具百金飲器二遣所親饋公公拒之寧益慚恚無何宸濠來請護衛賂寧鉅萬金冀爲內援且遍結納諸當路獨憚公不敢近越數日疏下內閣內侍問所以處分者公因極言濠跋扈不臣將借護衛以爲羽翼耳不與之便明

日下兵部看詳又明日本兵某遇公于闕下問所以覆奏者公曰其護衛曾兩革之矣今可復與乎某曰第恐不能不與也公艱然而入曰公自任之既而竟與之時濠使在京知公阻濠而錢寧恨公發其奸思有以撼公乃遣偵卒日夕伺公門冀甘心焉經月竟無可指摘會同列有嫉公而思窺其位者乃陰助寧一日忽傳旨誥責公公引咎力請休退遂有旨令公致仕而從弟翰林編修案亦罷職五月南歸舟至清源濠黨又陰遣人于舟中縱火行李皆爲煨燼寧嘗使人尾公舟窺公至是見舟焚而無餘貲遂以是復寧寧乃已比抵家杜門謝客足跡不履城府惟築樓一區顏曰至樂日課諸子讀書其中宸濠雖憾公然以人望所歸思得見公乃使所親諷公公屹不爲動濠憾愈深丙子會羣從有與鄉人爲仇赴愬會城濠知之招仇家入助以費令拮据瑣屑事入奏且厚誣公欲以聳動上意或重得罪以快其意奏入抵如例下都察院時大司馬幸庵彭公方掌院事洞燭其奸既駁之且欲加罪焉濠知計不行丁丑春乃嗾羣兇嘯聚奸細以洩忿于公室廬積聚焚掠殆盡又

侵毀其先墓慘不可言公恐與羣從避處他縣濠復熾羣兇攻城掠公
兄若弟各一人以往兄竟死自是羣兇知法不容追而勢且不可解遂
用猖獗時贈禮部尚書孫忠節公方巡撫江西乃令藩臬閫帥率兵臨
之得渠首二人開其黨數十人公乃有寧宇然濠勢日益熾吏于茲土
者皆畏濠莫敢造公矣

石公瑤居內閣日嘉靖初年錦衣官有構飛語訐輔臣者併中傷瑤臺
諫皆白瑤無他力辨之瑤不自白惟求去疏再上許之僦民車歸私第
閉門不出而望益歸重

樊司寇瑩既致政歸逆瑾用事摘其問隆平侯承襲事落職爲民又以
守松江日減官布而以蘇民困事責輸米五百石公怡然受命然自是
家益貧戊辰十一月十八日以疾卒又明年瑾誅詔書盡復公官秩而
公不及見矣

彭黯字道顯安福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嘗爲巡撫應
天時倭迫太倉兼程趨蘇蘇城門晝閉卽令盡開諸門以納奔潰復制

機宜爲驅勦計先後擒斬至千餘級陞南京工部尚書月餘寇復至言者以先事咎公激上怒逮詔獄未幾罷爲民以歸

聶豹字文蔚號雙江永豐人正德丁丑進士初授華亭知縣歷官兵部尚書諡貞襄嘗爲山西平陽知府時公名聞上下而忌者誣公于罰金有所乾沒大吏和之謗亦遂流播明年擢陝西按察司副使會當計羣吏或竄公名拾遺疏中詔巡按御史查勘前後五年經三御史咸謂無纖毫私而鄉人有謗公于時宰者時宰怒逮繫錦衣詔巡按御史覆覈未幾時宰亦下獄曰吾慚見雙江乃公與相對無怨尤色時宰大悔服明年事白落職歸永豐謗者則先以他事謫戍而時宰亦旣伏誅蓋天之惡傷善人如此先生初被逮時從容出見使者易囚服慷慨就道室中悲號不勝先生若不聞門人父老送之無不流涕先生神色不動第拱手而別羅文恭見之大敬服

席春字同仁號虛山遂寧人文襄公書之弟也正德丁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吏部右侍郎在吏部數與冢宰誠齋汪公議不合司屬復有肆

間者二公乃遂失歡寢成隙汪疏公起用大禮遷謫諸臣又誣公不賀皇太子誕生等事疏入命下公冠帶閑住卽日陛辭怡然就道人勸公論辨公曰吾惟無愧于心耳又何辨且吾老無子得歸素志也渭厓霍公繼爲少宰汪尋去位凡公所欲更置者悉見施行後臺諫論汪陷害僚屬蓋指此云

劉最字振廷崇仁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官禮科給事中嘉靖初執政欲以定策功要封爵議下公抗論其叨天之功遂寢然心銜之會宦官有以齋醮怙寵者勢張甚公劾其罔上靡內帑財乃點判廣德州不已復訐公道假舟夫逮繫詔獄謫戍邵武公行且慰曰茲吾童遊拾遺地也幼志未竟天豈以是成我邪益安之邵武公之父崇嘗爲邵武訓導公從宦焉故云言者屢薦不報

李默字時言號□□□□人正德辛巳進士選庶吉士爲吏部左侍郎時秋虜大入寇京城嚴局鑰不開公守正陽門調營兵五千人畫守甚設而奏令開門無困居人虜疑有備尋引去陞吏部尙書舊制冢宰非

部長卿有殊望者弗與公以侍郎徑陟異數也故吏部率以疑事嘗故相嚴嵩嵩得從中持之公于部堅決莫能長短奏輒報可與有留端爲嵩地者遂相卻會遼東巡撫缺公推張布政臬臬雖嵩鄉人而素疏上偶問及嵩力言不當上怒因罷公歸旣而念公無他召復故位賜直廬許騎行禁中一日進文禮御書忠□褒異之時出內府金幣徵御前餽賞資甚厚丙辰大覲公內贊穆清而外秉吏計兼聽並覩主斷于獨戒門下毋入一賓客同直大臣亦不得燕見嵩忌公峭直不阿不相能而私有所庇又輒不得通迺大恚趙文華者工部侍郎也當浙直備倭欲攘功視師及還報自施勞伐謂本兵在掌握公不爲引大失望嘗部試科策問漢武唐憲及邪正辨因尋端傾之密疏爲謗訕語上怒命下錦衣獄刑部尙書何鰲擬子罵父律絞竟斃獄中穆宗卽位南吏科給事中岑用賓等疏其狀詔復公官恤典如制

吳大司寇山部堂日翊國公郭勛驕虔怙勢竊攘威福志在莫測諫官舉其罪上之始天子震怒下廷臣議後稍解議者故多腴言輕重難決

公自奮曰夫人有道節無逐垢以勛之權及今誅之殊尙善也而但爲
咋舌又手雷同豈知法吏意哉乃陳其不軌論棄市坐黨附者咸有等
具獄上聞久不報會秋當報囚勛竟死獄中上怒公輒讞後期詔免官
去朝士咸竊竊焉惜之公嘆曰臣起家布衣非有尺寸之効而父子累
世被恩生死之年永懼不報迺今顧以失職賜骸還故里非耄之幸哉
又顧其子案曰爾知先朝尙書劉大夏乎被罪戍邊迺即日荷戈就道
顧不傳歟于是市車陸走不復公騎角巾私服猶恐人之覘知之也行
未至彭城七十里公體憊欲假息民間無可居者乃休舍利國監驛忽
語子案曰予病矣夫其殆也丈夫蓋棺事乃定吾乃令死無恨矣遂逝
時壬寅冬十一月七日也公蓋壽七十有三年先是公之就官也必以
棺自隨曰倉卒中寧有備者乃令終于野而子案竟治所攜棺奉襄事
人固謂之識云

祁勛字惟允號棠野東莞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官饒州知州部使者考
核治行爲列郡稱首疏于朝饒人歌之曰有影黃堂月無痕碧水秋至

有私祠于家者時有命燒造郊壇磁磚限毋過七十日或謂以土爲胚飾之以磁庶可易成公恐欺君俾工匠如法爲之猝不能就及逮赴詔獄怡然就道凡饋者悉卻之士民遮泣不忍別形諸歌頌其卷曰一磁不持云及抵京師法司以公賢能議罪從輕上覽奏遂謫貴州婺州縣典史公殊不以夷險介意而還渡揚子江盜至舟人惶駭公端坐自如盜驚嘆而去

顏憲副鯨爲御史日都督朱希孝受富人金補校尉諸校尉要郡連上產千百計不供縣官賦抑小民代輸大興令高世儒爲平賦法令羣校均差希孝劾世儒梗令甲侵勦衛上可其奏莫敢爲辦公疏爭之略曰明王不私倖臣良臣不顧市利緹騎盡富人不占賦而賦獨病貧民今爲貧民請命世儒無罪罪在緹騎上恕謫安仁尉

牟公斌謫武昌撫按藩臬諸公皆重其人曲加禮待百司飭公廨以居之斌謝曰集逐臣也安敢居此自僦民房獨處謝絕人事閉門讀書有司供饋一無所受行囊蕭然

劉大謨字遠夫號東臯儀封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嘗以御史巡按遼東時太監岑章肆毒遼陽公廉知卽捕其左右用事者悉置之法章惶懼至誣讒以他事逮繫詔獄遼士民奔走泣送先後相望於道癸酉謫陝西隆德典史

呂經字道夫號九川寧州人□□□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嘗巡撫遼陽清屯田裁冗役嚴號令禁奸宄按豪雄科丁力將築邊墉以遏虜寇一二兇魁懼罪將及必當大法惑衆倡亂而公危矣初公在布政起復入京故事必先補原職而後徐遷之先相以公國士也不可以常例拘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及變上近貴與先相故有怨誤以公爲先相黨與因欲罪之憲使者又不爲公申有詔收繫公詔獄使者至遼陽諸兇並使者笞辱之林侍郎廷昂奉勅勘公事諸兇閉之憲使者出帑金本資乃啓門且撫慰諸兇謂公必重坐蓋圖悅諸兇心隱其械詔使寤侍郎弗以聞而公重坐遠戍憲使者以平定論功超遷矣

黎侍御貫在臺日大學士張孚敬方釐正祝典請去先師王爵及減邊

豆尙舞之數公大以爲不可率同列抗疏極言之尙書汪鉉使人止公曰疏上必得重禍且三日卽當差彼廣西矣公不聽上果震怒命法司廷鞫鉉迎合孚敬欲置諸死刑部尙書許讚獨不可會上怒稍解乃罷爲民公還朝僅六十日耳給事中孫應奎管懷理皆論救上譙讓不行去國之日士民爭識其面云

浦鉉字汝器嘉定人正德丁丑進士初授洪洞令嘉靖癸未擢御史嘗掌河南道事河南司考察與考功司等時當六年京察公黜貪墨屏邪佞不少牽遺以是忤于柄臣乃毀言公與考功郎中夜飲共謀罷官閒住者七年兩京給事御史巡按御史先後交章論薦曰浦某者名御史也吏部乃請召還朝旣而巡按陝西初御史楊爵以劾許國公郭勛大學士夏言繫祕獄者年餘矣公上疏論救忤旨命錦衣官校乘傳逮捕之旣至關中宣駕帖公拜伏曰臣罪當誅乃褫冠裳微纒于項桎梏于手足檻于車中晝夜疾驅者三千餘里至都下而公已病矣詔答一百與楊侍御爵同梏鎖公初在陝被徵秦民聞之如失父母行之日遠近

卷之九十九

奔送扶老攜幼滿其車至車不能行所過州縣民皆先期相約候于道左每止舍處常萬餘人皆號哭祝公曰願使君復到秦地以活我百姓檻車過華陰鉉登樓望岳題詩其上有多難來遊懷抱存晚雲孤鶴散塵襟之句出秦界父老送者遮道號泣不忍遽別公以詩慰之有滄溟釣石閒相待收拾絲綸坐水邊之句當時差往官校既歸皆能道其事初下獄與楊公爵同處一室同垣數步間未得相見一校卒事鉉頗愼爵朝呼之以問起居因脫二絢以贈校者既答後始得同處楊公爵爲人剛忿見守者或不遜卽不能堪公語之曰處此大難必學古人內文明而外柔順何必與較時有問使來獄中以伺鉉起居其人遇公甚謹且開懷相與公感其誠口占七言律以贈之傷瘡甚慘草苫木板之上流血成池見者不忍正視獄卒輩亦有泣下者公氣象毅然略無喔噓卑下語嗚呼可謂難矣十二月十四日下獄中三十日蒙咎踰年正月初六日子時卒

葉經字叔明號東園浙江上虞縣人登嘉靖壬辰進士授直隸常州府

推官擢監察御史按北關一年以能持憲體得回道管事癸卯年夏奉命巡按山東是年鄉試叔明爲監臨官發策以邊寇侵侮禦應失當中國疲敝事當安集以試士其策詞略曰禦虜之首不可倖彼之不來而在嚴吾守備之足恃今茲醜虜厭飽而去非有挫折安知懲創正宜謹復隍之虞圖苞桑之固庶幾有備無患可爲長久之策苟偷一時之安而不先爲不可勝之計萬一點虜復來因我無備以大肆其猖獗之勢則將來之患可爲寒心其言財竭民困之故則曰成賦中邦舳舻飛輓有兌運之輸歲辦軍需用供武庫有常征之賦羽檄退馳中原騷動有築堡之役行伍不實額外旁搜有壯丁之選隣封策應老師匱財有臨洛之行採木羣方轉搬直達有河上之運王事期程急於星火郡縣追呼鷄犬亦爲之驚矣欲停土木之功緩催科之政愼爵賞之施祛冗濫之弊爲今日救恤之計故事凡試錄所載文字謂之程文或筆創中式舉人所爲者亦多主試者自爲之或言山東試錄皆叔明手自更定亦未知是否錄上以策問內含譏訕下禮部議其罪而又摘其錄中議論

所及如言繼體之君德非至盛作聰明以亂舊章好自用而不任人等語皆指爲謗毀貼註以聞械繫下獄擬叔明大肆譏謗無忠敬心詔于午門外笞八十發原籍爲民卒於道其提調監試者試官十有三人以不能校正皆下獄初山東試錄將獻考試官有言錄中文字論及時事者稍宜刪改否則禍出不測叔明不聽卒以此得罪死先是辛丑年春楊公爵以監察御史上封事詔下錦衣獄以負罪深重一時同處者多戒心惟叔明屢有通問爵不以其通問爲可幸而以叔明敢于通問爲人所難也至是叔明以山東事來獄中相見甚歡是時泰和劉子煥吾工部員外郎也太平周子順之吏科給事中也皆叔明舊交而先叔明以言下獄邂逅間敘平生以勞苦之狀而各禁不言得罪事又先以事逮獄者章生勺與叔明同里居楊公爵使以間問叔明以山東事叔明言職在監臨宜自當其事又問胸中如何若不知有所謂恐懼者俄有命下叔明罪當笞楊公爵與三子者相謂曰葉子心志定笞雖多不死嗚呼今乃死矣

楊侍御爵嘉靖戊子秋應試長安飢食館中客有遺金者先生守之客至持館人急先生詰其失還之金客謝弗取請至其家舍焉以行人奉使之肅府儀府吉府贊贈俱讓不受世宗肅皇帝儀禮多制作薦紳譴斥者衆先生上疏臣奉使湖廣地方目睹百姓多菜色挈筐操刀割葷肉鬻啖道傍假令周公禮文盡行抑何補于老羸飢饉之艱上之司舍待罪得旨下民部發賑全活以萬計壬辰秋旣爲御史見柄臣弄威福草奉將劾之爲鄉人親昵以有垂白母在于是浩然請告歸居母喪一遵家禮廬墓三年冬月竹筍生兔馴擾人咸以爲純孝所感云服闋堅臥不起行部使者交章薦之庚子秋詔起其家幡然戒行曰曩以母故不得舒吾志此一時也何爲區區策駑駘爲復補河南道監察御史辛丑春二月初四日上封事娓娓數千言大約天下事內有腹心外有百骸皆受病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一則輔政者詔諛深固號爲巨蠹二則凍餒民閔不憂恤而爲方士修雷壇三則大小臣工弗覩朝儀慰其望四則名器濫及道流入禁內五則挫折諫臣辭具載疏中上

震怒命錦衣使逮北鎮撫司推究拷掠備至先生一無詘被創鞭鎖中
尻肉綻若懸珠手割之血淋漓下氣息奄奄昧惑不自省守者以爲死
矣被覆之半夜汗如雨復甦東廠日更伺言動以上有蘇校尉宣來心
惻楚狀拾重瓦間榧合處尋被笞禡辦事矣時有張子者同室職納橐
籬得緩死部郎周天佐侍御浦鏊以申救箠死獄中守益嚴踰年工部
郎劉魁再踰年吏科給事中周怡成以抗疏下獄矐焉降心相與切劘
修詣繹四子諸經百家研精于易著周易辨錄及中庸解若干卷詩文
賡歌如是者五年乙巳秋八月十四日上虔修萬靈明庭之儀祝釐得
仙筭釋此三人者遂與周劉由潞水逾臨清別而歸上雖放此三人者
其時熊太宰以諫仙筭忤旨終未釋然復詔逮之抵家甫十日也十月
二十四日下詔獄與三人俱繫復三年丁未冬十一月五日先生籌易
與周劉飲謂曰今須盡此杯明日出矣是夕大高玄殿火四發不可嚮
邇火圍中恍聞呼三人名氏者次日釋歸爲民先生自繫詔獄寒暑八
易其初苦楚居不耐久之而鼎鑊湯火始如食飲抵家以教授生徒爲

事解凍而耕暴背而耨與農人同甘苦雖乏儋石之儲而蕭然無憂蓋
圓扉中研心學問磨鐵精光開拓胸次直有渺人寰空宇宙者而世上
尙來富貴曾足以芥蒂其目睫乎己酉冬十月九日猝大鳥集居處先
生不樂曰是楊伯起之鳥十四日卒年五十有七公嘗自爲處困記二
篇其一曰嘉靖二十年二月初四日余以河南道監察御史上封事有
罪次日下錦衣衛鎮撫司十三日夜蒙笞十七日蒙復訊鞫血肉淋漓
喘息奄奄而所以困苦之者則又日夜戒嚴未少疎焉斯時也余自謂
死在早暮且以得速死卽爲幸矣旣數月刑瘡之遺裂者雖少完復然
殘毀之餘形狀變變動輒顛顛亦未敢以萬一獲生之意自望也忽一
人謂余曰子之險難其將免矣有一賢者焉以救子爲事疏之上已數
日矣余問爲誰其人不以姓名告但曰俟一二日當自知之已而戶部
廣東司主事周公天佐下獄中余未始一識周也時獄戒甚嚴未獲一
相面語惟聞衆驚愕囁語及疾趨往來躑躅聲周笞之旣重其困苦
之者視余則又甚焉余慮其不能堪也呼一人卽膝上手畫困卦二字

使以潛慰之乃示以困亨貞大人吉無咎之義也聞周首領之且微有笑容次日余詢公之起居於同逮麻知州時公已仙遊矣麻不欲以驚悸告但紿之曰必無事今日飲食稍能進矣其卒爲五月初八日未時也數日驗出其屍天震雷屍旣出雷已予哭之以詩有天上列星墜人間草木愁滿腔都是淚只向暗中流之句周以忠義英烈自奮振下獄未三日卽死人情慘沮聚語洶洶皆爲余懼炎炎蟲蟲獄地蒸濕徂暑流火之際余所著者尙爲冬月之布袍重以嚴禁力弗能堪惟思古訓格言可益身心如孔顏問答之類者潛玩其精蘊與其氣象以自寬自解覺有得焉忽不知桎梏在躬而忘其身世爲囹圄中之一羸憊囚徒也繫及冬初刑部員外郎錢子洪甫以事下獄錢子余同志舊友也相見甚歡數相語皆崇德切要工夫未嘗以困苦廢忠告蓋恐爲有道者笑也居旬一日錢子送御史臺擬罪余願有以爲別錢子曰靜中收攝精神勿使遊放則心體湛一高明廣大可馴致矣古今作聖之功其在此乎別未久錢子復以前事來獄中時御史浦公錄自巡按吾陝西處

上疏救余械繫來京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北司獄中別處一室衆皆洵
懼莫敢窺伺惟錢子往候之爲守浦者遮拒未獲與言除日晨旦浦公
蒙咎移就予室同加嚴禁公旣傷重弗能語惟聞有呻吟聲衆包之以
衾共以手舉寘之余傍居移時始甦余呼以老兄謂之曰老兄固不自
愛矣如時政何毅然應之曰今日之舉吾巡按陝西之責之一事也于
子誠無所與子勿復言旣而告余以關中人材風俗之大略及所著全
陝政要集過華陰有題華山詩出境上別秦中父老詩皆能爲余誦之
有以公事來者遇公甚厚公感其誠意口占七言律以謝之余從容謂
公曰吾兩人者地分秦魯相去數千餘里絕跡仕進甘老林下同一志
也往年詔起廢官復御史職者惟吾兩人而已未幾皆以言獲罪今日
同一樞鎖者則又吾兩人焉事至于此豈偶然耶吾人處世榮樂則心
存于榮樂患難則心存于患難于今日之憂困而安順之亦百年中所
作之一事也時錢子亦以善處憂患爲吾兩人慰余旣日夜在側執弟
遜禮甚恭過中者或失之粗屬公戒之曰內文明而外柔順處患難之

道也忽一日公自覺寒熱交攻坐臥弗寧余知其刑毒將潰凶之徵也
卽夜破一磁盞刺其傷處血流地上公自謂覺少寧息但神益昏瞶飲
食少進食卽嘔出公旣危甚守者見公情狀迫切慮自殺防之甚嚴是
夜以鐵索縛余臂聚而守之已而公不語矣余執其手哭之甚慟良久
公復少蘇問哭者誰也左右以余對公曰子無過慟吾死于此命也語
畢卒時漏下三鼓爲正月初六日子時也余枕屍慟哭徹旦未已迄今
記及未嘗不流涕也錢子以浦周二子之死也其死以浦周二子之事
也謂余之痛似可少已焉夫固然矣又處困續記曰予下獄蒙咎後司
官絕命供食日終囚飯予以事非君命特過于奉承者一時不以生道
處予故義不忍食時繫獄同室居有張清者頗尙義氣予得資與共食
焉旣而錢洪甫下獄得自通飲食家人附供食物書予姓氏者不聽進
乃約以再字別之見書再某物者知其爲寄予物也踰年洪甫出工部
員外郎劉子煥吾下獄亦如洪甫爲予處之又踰年吏科給事中周子
順之下獄亦絕其飲食于是予與順之皆依煥吾同飲食己巳年八月

十二日子三人俱蒙恩放歸田里取道于通州張家灣同舟南下至臨清州予由陸路西去九月十一日上密諭東廠使復拘予三人是月二十八日使者至予家時予抵家甫十日卽刻起程十月二十四日至東廠次日蒙旨下鎮撫司照舊監禁不許怠縱始予以罪下獄時戶部主事周公天佐及監察御史浦公鉉相繼救予皆以重笞死獄中旗士蘇宣以東廠使具予言動久囚繫狀積五日一上奏宣以厚余爲予遭譴下獄笞幾死予皆別有傳以載其事至于至治廠事太監徐府以拘予事係密傳拘至不宜題本笞八十降南京小火者于是人情悚懼皆慮禍及于己旣下獄旣絕予飲食凡予所具氈履以禦寒者悉奪寘庫中惟慮苦予者或未極也獄中繫逮者百餘人見予皆遠避或偶以一言接者則縮頸斂足左右顧瞻如與境外異人相通而恐禍出不測也章生勺浙江會稽人壬寅年以事逮獄與予同屋講周易司官以講事不宜外聞于人乃寘生別屋戒不得與予見予出獄時過生門呼以相別至是生爲予具飲食使小校者以布裹沙鍋藏衣襟下朝暮供之獄卒

多以患害恐生者生不爲動則應之曰以此得罪死不恨予密諭生勿發危言當以貞艱晦默相濟處初予繫過孟津縣謁夷齊祠度以罪當復繫非君命而禁予自供食者當餓死故題詩壁上有願借首陽方丈處藏吾天地一殘軀之句比入獄嘗盡日不食同官使告予俟劉周二子來處當如舊十一月初二日順之至廠蓋順之得抵家拜其母次日卽行煥吾未抵家七十里聞使者先至其家繫其弟以行卽趨應捕者順之至處十一日同下錦衣衛南監卽轉鎖撫司是日夜漏將一鼓予因於櫃鎖見獄戶未闔守者然燈若有所待予度必二子將至須臾聞步過外有鐵鐐聲旣又獄卒擊櫃木羣出力叫吼聲響聞數十步索鐵鍊以縛二子呼聲震動守者一人坐予傍訝之曰何爲其然捕得虎來耶忽一校者來門內告予以二子使門者候予笑曰困縛中不忘致寒溫意可以見二公胸次矣煥吾順之各居一屋皆在予屋後右左南向廁門在予屋前右東向次日天明順之登廁過屋戶板扇外有柵向內掩畫常鎖之予不得出乃隔柵與順之相勞苦予問順之至家得見其

母夫人納福否順之惻然悲傷始予不食囚飯嘗終日于暗室中誦孟子簞食豆羹章以自涵蓄至是順之亦不食謂予曰囚飯之食呼蹴之食之類也乞人尚不屑而我乃屑之乎予笑以爲然因謂順之曰寧以壁碎石上作羣玉屑安能甘此侮污爲金瓦礫耶或以順之與予共約不食蓋所見偶同實未嘗相約也煥吾曰朝廷既待我以不死吾豈忍以不食而死乎順之曰伯夷伊尹柳下惠不同道而同歸于仁今日之事各行其志可也司官聞予二人不食許以煥吾名通飲食旣數日復使告謂多久旱上祈雪未應心甚急恐加怒于予三人而許通飲食則事屬怠縱懼以餘罪相累耳明日當復阻之予應之曰必吾三人者我死天乃雨雪乎一校繁髻方面從旁聞之怒曰此昨日所言乃食草者之云也順之願謂予曰此言皆可紀也次日食果不進各鎖予三人于冷屋中戒無一人敢相見門外饋食往來紛然予三人四壁寂靜危然獨坐勺水粒米日不及門章生饋食弗能達生亦奮然不食間以乾餼使隔柵潛遮之百戶雷聰居近予偶得薄粥食予三人獄卒赫然詈罵

之卽欲以糲鎖苦聰再四謝罪始獲免時東廠月以六人日來規視楊棟園用者孝子也其母病棟嘗剖股見予三人展轉阻阨嘆曰豈可使懷忠義者困迫若此乃往見司官謂主上仁聖于三人者欲其生不欲其死恐未可以非道相加而使餓以死也于是司官使許煥吾得自供米物賴君恩浩蕩終不加怒予三人得躬爨糊口相與痛省愆咎以答主上玉成之至仁而延此憂患之歲月耳自予下獄身負重譴凡士大夫以罪繫獄拂上意者司官必以予例處之如兵部侍郎張漢都給事中尹相林廷璽張堯年御史何惟柏桂榮一時下獄者皆絕其食時煥吾在獄故諸人皆得托以自致而忘其爲剝膚災也及予三人復下獄始知凶禍切骨而日所履者皆窮絕之地至是有致命遂志而已矣予所居屋前有左右二屋皆南向屋中不設糲木往時士大夫下獄者皆居之未有居深屋囚木者而居之自予始亦未有絕飲食給囚米者而絕之亦自予始竊恐復有觸忤權倖而下獄者必籍口于予今日則枵腹待斃者或有之使豪傑解體而時事不可救藥安知其不基于此乎

是予以一時狂妄之罪而貽國家無窮之禍也煥吾順之嘗曰己身不足惜而懼以罪累朝廷耳故述此爲憂世之君子告皆嘉靖乙巳年季冬望日書

陳中丞儒在戶部時以議大禮被逮及是凡再逮憂患備嘗而志氣彌勵或謂公平生大節終身無悔者堅志熟仁之助也公上書乞終養當道素重公不許而繼母尹淑人以公戴罪亟促就道甲辰夏抵宜君官舍疾作困窮拂抑中時覺疑然思恍然而有得也乃作感遇軒以記其事關隴士聞風而來者相踵總制張公延之講學不赴門生故吏饋遺一切謝絕公雖顛沛中清操自若也

梁司徒公材平生清苦自持嚴於操檢爲杭州守郡故以繁富稱于天下公練衣攜食屏斥華好泊如也會入覲止具一書二帕以贄京貴橐中無一長物知者悅之歷轉浙江按察方伯執法不撓時巡按御史何鉞同里人也公以前輩不爲禮遇何疑其易已積不能平乃誣公十惡奏之銓曹察其非實量移雲南公居之恬然不以爲介曰御史言果當

卽譴死無恨否則自有公論在矣

周公怡被罪下獄手有桎足有鐐坐有輶日有數人監之客問曰辱乎公曰國法也而敢辱怨乎曰君罪之也不敢怨然則樂乎公蹙然正色而對曰君之怒也而敢樂也然則安乎曰安曰何安也曰余今而始知檢也手有桎則恭足有鐐則重坐臥有輶則不敢以妄動監之者衆則不敢以妄言行有鐐則疾速有節余今知檢夫是之謂安客曰不然也子之所云禮樂也子之所居刑具也以刑具爲禮樂非謬則戲忠臣之事君也不逆其志不反其行知國之法也而不敢以不共知君之罪也而不敢以不訟知君之怒也而不敢以不畏由此而往其庶乎公肅然起敬曰請事斯語矣

陳少司寇璋旣登進士疏歸欲終養淑人讓之曰不聞舍孝子而爲忠臣者乎吾得汝祿養足矣促北上以正德戊辰抵京值逆瑾竊政獲罪焉遂矯命令致仕太宰許襄毅公宣于朝曰古今曾有以進士致仕者乎欲爲周旋而力不可同事者咸強賄之璋曰官以賄成吾不爲也卽

怡然就道及家甫二旬而母告終識者以天所以成孝子也瑾誅應詔起用辛未授刑部主事

王比部漸達既爲刑部主事日擊時事之失乃歷陳往古可爲鑒戒者上書闕下其略曰王漸達昧死言聖上聰明睿知高出前代者四事閭人不得亂政也大臣不得專權也戚黨不得撓法也學不于小而于其大也然自卽位以來治效猶未臻者其故可思也寬恤有詔興革有詔而有司格不以行此外臣之負陛下也大臣互相營私無復分憂于萬機互相朋黨無復同心于匡贊或受腹心之託隨卽相負或識卑器淺罔所建明此內臣之負陛下也夫陛下有眞誠之志而臣下飾以欺有躬行之實而臣下應以文有精銳之功而臣下持以慢有廣大之體而臣下視以迂欲以贊揚聖化其可得乎今欲求帝王之道立萬世之基其目有五一日運樞極二曰定趨向三曰立規模四曰鼓橐鑰五曰壽命脈此百王之會通而萬世之彝準也然運樞極其本也壽命脈其至也至于趨向之大規模之遠橐鑰之機則因此而維持羽翼之耳書凡

數千言言甚剴切知者咸危之曰上怒叵測王生殆誅死矣竟留中不報然執政嚙先生者深矣未幾稱疾上疏乞休冢宰嵩臯許公使其屬李君開先喻旨曰少需之當易子之位先生曰道不行矣羹糗何爲遂致書許公謝卻之而執政以嚙故時謂其短有舊遊致而款焉佐以醪醴執政語銓部曰王某方疏疾而燕集他所非欺君乎適執政以誕日享客而先生獨不赴客有語及者佯曰余同年有此人乎值先生再疏乞養遂擬旨責以托疾欺君革職爲民永不叙用先生卽日就道故舊皆引避獨銓部倫彥周祖于水滸先生謂之曰石溪勉之吾先俟子于白雲之麓矣

劉少司馬源清嘗總制宣大會大同軍亂源清奉命討賊督總兵卻永決水攻城賊勢已窘郎中詹榮因得入購其黨斬倡亂者以降源清以籍手逆黨爲恨不著其功侍郎黃綰附尙書夏言因爲蜚語中傷逮繫司寇年餘給舍曾忤爲之論辨乃得罷歸隆慶改元言官交章追論詔贈兵部尙書子爾牧字成卿嘉靖甲辰進士歷官戶部郎中時西苑建

醢詔所徵發常以帑藏空虛上聞減損其額積爲中貴所嫌會嚴世蕃舍人竊占邊鹽爾牧以名奏世蕃恨之風御史某以變亂錢法劾爾牧廷杖一百削籍歸里隆慶改元廷臣交薦未召而卒年四十三

楊守謙字允亨長沙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官兵部左侍郎嘗巡撫保定屬北虜大舉入寇圍都城中外戒嚴援兵猝無至者公投袂起曰虜薄都城主上拊髀人情洶洶爲臣子安忍坐視卽率部下精兵三千入援世宗皇帝聞勤王兵至大喜卽降旨楊守謙提兵入援忠勇足嘉其陞兵部侍郎內同朱希志外同仇鸞協力悍禦仇鸞者狠鷲陰賊人也有寵于上公督學陝西時鸞爲甘肅總兵潛與虜通公聞而密白之中丞臺事竟寢未發其後鸞知而遂恨公切齒至是譖公于上曰楊守謙雖勤王實按兵觀望縱賊劫掠世宗大怒逮繫詔獄法司擬戍上愈怒罰治法司持旨坐公棄市時年四十六都城士女奔走號慟人人願百身贖楊中丞事聞于關中延綏諸生軍民咸爲位而哭盡哀公臨刑自若曰臣以勤王及禍讒賊之口實蔽聖聰皇天后土知臣心臣死何恨臣

得與岳武穆于肅愍同遊地下足矣無何鸞造逆未就而死事發詔剖棺戮尸妻子闔門斬都市先是公之及禍以八月二十六日而逆鸞被戮亦適明年是月日人以爲天報不爽云鸞敗主上卽悔悟公冤至隆慶改元都給事中辛自修御史王好問交章昭雪公忠而受冤詔贈公兵部尚書諡恪愍祭葬廕一子忠義之士聞而爲之鼓舞稱快都城父老有泣下者

林少司馬富嘗巡撫廣東往者撫臣不二年輒議大征富慮濫殺平民非安邊之策奏請非甚棘勿事大征于是與御史異議云淑人年高數病富憂懣疾作累疏乞休時方獻夫取衆怙勢奪民產富付僉事龔文稔裁以法乞休疏至獻夫取旨回籍聽勘富將歸海寇許折桂爲梗御史適行部海上輒檄巡海副使某出兵及兵敗將沒則反以失事爲富罪獻夫從中應之遂落職文稔隨被逮以死

楊冢宰旦爲北冢宰日會見山桂公羅峯張公以傳奉陞學士公亟率部院諸老上疏論列語極激切用是忤旨遂爲給事中陳光所誣劾並

及東閣大學士吳公一鵬吏部右侍郎汪公偉疏下吏部議時左侍孟公春覆題亟辨其誣且曰此必奸邪欲竊三人官故洸爲之闢路因發洸奸私且請有所懲罰以警將來竟有旨令公及汪公俱致仕

呂高字山甫號江峯丹徒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官山東副使提學當大比士錄文舊多出提學手君之時文精瑩簡當葉御史經乃置而不用顧于二千里外求唐荆川之作而亦不過一半篇錄成以一冊寄余且貽之書曰錄中無僕一字不敢冒他人之美其間紕繆處必爲禮部之所參駁是又往年一余光也蓋先是嚴介溪嵩深恨葉御史彈劾假此報復之摘其辭之似涉譏訕者以聞上大怒械致御史并藩臬之有職事者繫之獄罪謫有差而御史竟死杖下臺中悞以爲君從臾之也甲辰外考楊虞坡博慮其不安言之冢宰許松臯曰呂某歷官行已俱無異議今次考察毋及之松臯應曰然已而邸報有名楊虞坡向許松臯扣其由松臯言初擬無事御史必欲黜之惡其冒害道中八豈非冤之又冤哉歸後日與南郭錢少參亮輩酌酒賦詩遍遊金焦諸名勝不但

與世無求亦自忘曾爲官也十餘年極盡林泉之樂

張選字舜舉號靜思無錫人嘉靖己丑進士初爲蕭山令拜戶科給事中緘書報其父東涯翁曰兒今叨言官矣言官默默恐貽尊人羞適值太廟祫祭上遣勳臣代行公思鬼神不歆非類夫子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矧祫祭大禮聖駕不出必有沮之者卽疏伏闕候旨上御文華殿覽疏震怒命廷杖八十杖折者三公精神愈爽論杖者曰吾罪甘死汝無累聖天子有殺諫臣之名杖已出朝瀕死藉諸元老洎同鄉諸君投之砭劑幸獲生還

孫太僕緒在寺日南陵丞韓思義貪殘日著公庭杖之而按以法思義厚權宦張雄凡與思義善者皆爲之言雄亦託親信寇錦衣來致意皆不之答會思義以病死雄欲以故勘誣公而丁鳳劉愷于外助之乃繫御史臺閱月幸菴彭公力主選近律還職雄乃矯報禡爲民今上龍飛起復太僕卿致仕

周復俊字子籲崑山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南京太僕卿嘗爲雲南左

布政使故事方伯久次不滿而遷遷卽開府公三年奏績受策書矣而
以入覲聞命還南京太僕寺卿例改別使入覲兩臺弗許公不得已北
上一日道中雨雪先止候館有御史某繼至別宿民舍心固不快故以
好謁公語次爲言孤遠之臣中朝無援浮沉滇蜀數年僅從量擢又困
是役御史宵人也幸其無當遂劾公入覲非法公默不置辨亟上疏乞
休詔與致仕

曹邦輔字子忠定陶人嘉靖壬辰進士初爲元城令歷官南京戶部尙
書嘗巡撫應天捕賊斬首虜六百餘級會趙文華視師求賄不得反用
他敗論劾謫戍朔州吳人感其功德爲生祠祀之隆慶改元起爲左副
都御史協理院事

厲汝進字子修澤州人嘉靖戊戌進士初授池州推官歷官都給事論
柄相疏指嵩爲國大毒子世蕃弄權納賄其勢方張童牛之牯宜禁于
始疏上嵩黨黃璫者御前給之曰當大雩齋戒時何得又來救楊爵上
大震怒不及覽命杖八十謫雲南亦佐縣典史慨然曰生卽懸蓬弧長

何計秦越卽日就道次年竟以考察罷例不復錄楊忠愍繼盛疏云嵩考察外官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言官縱言不當旣降之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外臣被中者又何可勝數耶

薛侃字尚謙潮州人嘉靖辛丑進士疏乞歸養師陽明于贛四年而歸汲引後學議行鄉約余氏李氏婦皆雙節已葬者表其墓未葬者舉其喪閭里稱之辛巳赴銓授行人聞母訃殞絕復蘇五日始食結齋中離山與士子講習弗輟遇聖節正旦冬至預期齋行禮戊子入京聞陽明訃率同門友歐陽德輩爲位朝夕哭焉已而疏建皇儲事詔下廷鞫上躬聽連日刑究不一詞曰明有君父幽有鬼神頭可斷此心不可欺觀者嘖嘖以真鐵漢稱之先是侃有同年彭澤者以吏部郎考察降運判張桂薦爲春坊諭德每謂侃師生得道學正傳蓋以諛言動之也侃出疏示澤澤舉手加額曰此天下大事九廟神靈聞之喜何如也第須機會耳盍須時乎及澤爲太常卿會張璠與夏言事勝乃喜曰此可以中傷夏矣遂陰使人先告張曰夏言欲托侃進本取親坐承繼罪不容誅

澤乃往謂侃曰昨見張羅峰言上近有此意此機會也力勸之進侃許諾澤遂袖疏草而去歸卽磨出送張張收之越日晚張以侃疏草封進次日澤往促之侃乃進焉比疏入上覽之大怒召夏及侃于午門先令夏入示以侃疏曰此忠謀也夏對曰亦是忠上由是疑之刑部尙書汪鉉被劾職罪有旨迴避聽勘張力薦鉉當視事遂起鉉比廷鞫上御奉天門聽斷使內使奏其語因併逮夏夏辨實不與謀先得釋侃因言澤曾主張此事遂逮澤澤至甫加刑卽垂首喪氣招認與謀上方欲刑侃知其冤遽釋之于是罪澤擢關是非往來構禍謫戍平虜衛侃獲放還買小舟出潞河適遇聖壽節隣舫有參議項喬方欲行禮有報喬者曰小舟有民服具香案叩首祝聖壽禮節甚恭者莫測何等人也喬曰此必薛尙謙訪之果然

王璠字廷瑞寧遠人嘉靖甲辰進士歷官參議爲諸生日有同舍生侵學傍隙地衆悉愬于官以齒推公爲先公素伉直領之事閤不行衆更詭爲文投之縣代署公名非公意也尋覺發于巡按視原文有公名例

出爲椽督學戴恭簡公聞之曰吾識王生豈爲是者哉然莫能救也是歲癸卯當鄉試戴公乃牒縣以椽入試遂得舉自逮事至是凡八閱月耳明年甲辰登進士第嘗以參議分守山西冀北道壬戌朝正考覈羣吏鈞陽馬公在銓部方以公爲材而濠梁顧公以都御史參會竟以臺評罷公爭之不能得屢稱于人先是山東參議某者以分守在遼東與公不相能其兄司徒公每平之公之被黜人謂某有力焉公初被黜上疏自序其課績所得詞語大意謂外銓籍而信流言蒙名士以重謗請下臺司根究屬藩府監鎮撫臣亦有上疏留公者詔命之辦公再疏撫臺評之失云云且謂臣猶出婦借得復歸亦無顏與娣姒相見請雪其冤而許之退事下臬司公三疏請稽報不時上之故語益峻切會孝廟崩事遂寢逆瑾竊柄時有勸公赴愬者公笑謝焉曰吾以吾行之不白故忿而有言今就傍途吾之心事誰與白者言者愧而去

許大中丞宗魯嘗爲湖廣提學副使而南給事有與公隙願以公湖廣時嘗刻書濫費論公罷歸縉紳咸爲公紬之

皇清蘇字子約吳縣人故憲副錄第四子嘉靖甲辰進士官止工部主事嘗典薪廠買人每偽增其數以罔國利子約杖而按其罪不知其女司空文公明妾也令妾泣語公所翌日蒞部召子約切責之子約抗言曰公掌國政乃嬖于寵而聽賈人冒侵國財不爲發姦摘伏願欲奪屬下守法吏乎卽無司空城旦書如君上何公斂容以謝而心銜之于是有荊州之役矣至則算元羨緡商人之先視權者爲同鄉顧子聞喪不奔多收賈人稅以充私囊子約發其賕以千計乃誣子約不畏簡書眷戀桑梓愆彼瓜期歲當察吏考功郎又嘗所忌者議欲黜之少宰建寧李公默諭于衆曰吾知水部清介士也世擅才名安得狂措以壞銓體僅調河南藩司理官

葉喬字子木江都人嘉靖壬辰進士嘗巡按山西得代還適奉天殿災上陳時政并劾禮部尙書嚴嵩兵部尙書張璠戶部尙書張雲工部尙書林廷楫詔罷雲廷楫而留嵩璠上方眷注嵩而喬疏論之且一疏連四大臣直聲振天下于是嵩大銜恨己丑幸承天疏請留不允扈從行

在改巡按順天會邁寒疾危甚疏乞骸骨歸嵩授指都御史王廷相令劾喬本不病而托疾避難廷相素重喬不欲上嵩曰上意且相及矣會經歷李鐔譖喬短廷相遂奏論喬逮赴詔獄廷杖幾死謫戍九江居戍所二十六年不以私歸展省念母老乃治廬迎養母歸江都喬獨居一室左右惟圖書無妾媵一僕供掃除汲爨而已

薛夢雷字□□號鳴宇福清人嘉靖□□進士歷官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先爲雲南左布政日時有武定逆克之變舊撫某不設備又予反者印被逮朝議擇可者雲南人爭欲得左伯薛公故有是命未幾言者以予印事波及公請勘公遂歸聽勘雲南人力爭言薛公冤公當舊撫取印時徑走出北城守城矣舊撫堅欲得印以舒禍索者三至公憤甚城中士夫及同事皆勸君爲生靈計乃不得已歸印于舊撫也今奈何以及公御史勘疏亦言公忠憤激烈予印非其辜于是公事大白朝議方圖用公而公卒矣

姜大中丞儀嘗巡撫湖廣每有征勦得一級公另貯之待生獲者辯眞

僞而後登紀公惟重民命而不自貪功故一時士卒畏服不妄殺一人
楚地耆舊欣然有曹鄧之頌公之撤兵也先是奉命會同貴州巡撫協
征公旣整兵十萬屯駐辰州晝夜竭力攻進破木葉重寨倒巖壩山巨
巢貴闢地直正池河營已入苗境中心抵貴州疆界貴州撫院王學益
畏忌不進是時湖兵攻急苗遂遁掠彼方公于是奮然具疏劾奏王被
逮赴京得罪王與逆犯嚴世蕃兒女至戚因觸蕃怒遂令王巡按劾公
師久費財責令罷兵蕃遂擬旨請授公任廣東布政司左參議乃撤兵
東赴不數月以疾上疏乞休詔可姜儀既有疾著回籍冠帶閑住于嘉
靖己酉十一月獲致仕

孫繼魯字道甫號松山雲南右衛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副都御史謚
清愍嘗爲淮安知府有中官奉命織造江南道經淮大作威福公抗阻
之于是構疏于朝械逮京師賴執政夏公桂洲之力獲解公弗謝然而
所遇非霍諝也竟以此忤時立禍本矣調知貴州之黎平累遷至右副
都御史巡撫山西一時文經武緯于安攘大計卽永肩之會有西陲之

事持論與總督東涯翁公不合公先爲文數百言誓于袖懷慨忠義之氣溢于言表及封事與總督公文上交上而執政者故先翁而後孫竟被誣下錦衣獄先是陝西侍御楊公爵者以言事在獄中無楮具取破碗書壁倡和百餘首命曰破碗集中有云爲國爲民意已深諫章一上淚沾襟男兒至死心無愧留取芳名播古今等詩楊公解之至謂勸君努力加餐飯浩蕩乾坤在兩肩以是作遠期而知公者率百口直之山西有宗藩者抗疏救辯卽前解裝肆挾者也公方讀易獄中進退存亡付之一篇而執政阱之不已先帝之明將宥公矣而天道難知疽發于項遂卒實嘉靖二十六年九月十六日也年僅五十隆慶改元諡清愍

王愛字體仁號一山秀水人嘉靖己未進士歷官刑部主事嘗曰高皇帝律令卽堯舜欽恤之心法是吾學所爲致用也有二儒士藉相袁公庇譁飲禁中逮治公執法不少貸時袁公貴倨甚人謂宜往謝公曰法如是何謝爲袁公聞而怒曰王郎嶽嶽欲折相君角耶公弗顧然自是倦游有嘉遁意尋以遷葬得請歸遂巡未上丁卯穆皇帝卽位考察京

朝官猶以前大宰同里故署不及晉江黃司寇力爭之不得因嘆謂諸曹郎曰吾方謂王主事持法太過奈何言不及哉公開報了不介意亦絕口不自明

游居敬字行簡號可齊南平人嘉靖壬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監察御史雲南缺巡撫朝議推公奉璽書往受事時鎮守沐朝弼方以奪嫡事爲其寡嫂陳氏訴訟朝命屢下切責對狀朝弼負固賄遺執政者益狡焉侵奪所屬民田以自封公以分義裁之歸其所侵騰越州莊田朝弼陽順公而陰銜之切骨東川逆酋阿堂謀篡東川強奪府印擅立作亂奔烏撒致與宣尉安萬銓露益土官安九鼎治兵相攻十餘年不解也至是侵及羅雄州逼危會城公奮曰堂堂天朝寧容此么麼弄兵震動我三省芟夷我農工傾覆我疆邑無休息時耶上疏請誅之下三省會議撫勦從便宜第事屬各省多首鼠公亦多方招之不服乃乘其不意督兵進勦阿堂就戮三省以平會南京戶部缺侍郎推補沐府鎮滇之日久兵權在手專制一方如王者凡有征調非沐府檄不應也後沅州之

變演紀綱幾不振加撫臣以贊理軍務手持兵權悉聽巡撫朝弼以歸騰越州莊田銜公既不直又得其兵權也益快快謬謂轄軒使曰阿堂事奉旨勘十餘年奈何專征之且宴然以軍門自處擅興師旅一切兵餉不關鎮臣置臣何地其如祖父二百年職業何且公忤分宜又不循例謝授意于部使部使與朝弼交厚乃共謀疏公輕舉大衆蹈不測以徼必不可成之功者遂被逮時金吾使者逮公公在行間離會城五百餘里公次子于廣年甫十六自會城以書送公欲護公之燕公辭曰兒護母南還且寒凍甚寧堪此苦耶廣以年踰志學父以忠直被逮旣鮮臧獲豈忍父獨行毅然冒零凍侵霧奔走于崇山峻嶺間晝夜馳驅三百餘里自會城尾公公已發至貴竹界廣且馳且飢旬日始遇公于普安驛公且將發廣至公淚淫淫下撫其子曰吾身已致于君也兒豈堪此哉然兒一念孝不忍違也父撫其子子依其父馬上風霜百餘日草宿露食涉二時方抵京備嘗苦楚詔廷杖下獄戍碣石前平定虜功悉爲部使所抑不錄會穆宗皇帝改元赦歸在戍貧窶至從者莫能堪有

以居間請者公叱曰我清白吏今皓首卽飢死瘴鄉不失清白鬼也杖逐之其刻厲如此于是尙書吳公嶽林公同及諸臺諫交章訟公在雲南有功負冤宜亟召用己已起南京刑部右侍郎

歐陽中丞重嘗巡撫雲南總兵沐紹勛以上公世守茲土與鎮守巨璫杜唐表裏爲奸掊剋境內歲且至數十萬公已切齒而近歲上供金寶浮羨過正直且二倍皆自唐所指揮進奉公請得禁治諸弊詔從之而唐庇私人不受理公遂疏唐不法數十事復以他事疏紹勛兩人併力行賄撼公使去公疏此兩人至十餘上兩人益懼嗾軍士以索糧不得叫囂醜公公旣伐其隱謀乃更以三疏乞休而輔臣丁角黨求勝至是爲賄者所乘卒右兩人坐公不能調停與致仕且連巡按御史謫調給事中論救者奪俸一月公請自坐除名贖御史追奪己俸贖給事中不聽公慮所言不效來者藉口實將事體敗壞于是復上兩人交構狀以爲佞人不可不遠累數千言明己非輔臣黨人願弛前此黨禁復諸逐臣蓋公已離滇久矣不以去位爲嫌而以後政爲慮不以去官爲辱而

以完名爲榮

胡宗明字汝誠號瓶山□□人□□□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嘗爲福建參政下車首問民所疾苦而浮糧爲甚蓋閩故多山澤之稅地利率遷徙不常而追捕者滋益衆官司無何率委其征于簞笈而豪右坐業其利民用大困公盡括產而則之賦且均其不根無歸者積困頓蘇而大不利于豪右始嘖嘖多口矣會公遷長蜀臬以去而御史按閩者妄庸人也素不懽于公入豪右言遂疏公治閩無狀宜罷會相臣雅才公下吏部疏其治行卒不能罷而衆不洞隱曲謂公結于柄臣咸思有以傾之矣及公巡撫遼東言官耻其黨不勝也復申前論而相臣復右之落其官職衆益譁不平而禍機自此牢矣公又數捷聞朝廷方議下爵賞而公乃以爲積弊之餘不一大創虜終不遁匿乃師李牧故事委縱人畜誘其深入而盡殪之而言官不察疏爲失事遂謫浙江參議此非惟不悟兵機亦伺瑕媒孽者之過也已復幸其速仆而詆斥益力竟削籍以歸

傅太常佩嘗爲兵科給事中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所以報朝廷者不遺餘力矣世廟幸承天公以才望屢從有武定侯郭勛怙寵驕恣不法無人臣禮回鑒之日卽抗疏劾之忤旨奪職公聞命欣然就道

張大中丞岳爲郎時上議禘祭張閣老孚敬議推先代某祖爲所自出之帝李宗伯時心知不可又未知神位之銜之所書疑以問岳岳請書皇初祖位堂堂天子之祭精誠以臨之雖遠而千百世可假而至也豈必附會某祖以爲重哉李以岳言語張怒以原議上內批皇初祖如岳言于是爲張所忌出廣西張又行選貢法邊縣雜夷多不任貢岳謂選第汰甚衰謬者足矣調停行之拜表入京又不候見張而歸張愈怒故遂坐濫貢貶

嘉靖二十七年三月錦衣衛鎮撫司鞠上曾銑獄情謂銑交結大學士夏言令其子曾淳先後持金數萬託言妻父蘇綱致之言所朋謀爲奸妄議復奪其前後掩覆失事冒報功擬具如咸寧侯仇鸞所計上曰曾銑妄議開邊隱匿喪敗殃虐百姓欺蔽朕躬罪在不宥法司會同九卿

錦衣衛堂上官從重議擬蘇綱發烟瘴地面充軍夏言令錦衣衛差官校逮繫來京究問已法司會擬銑罪律無正條宜比守邊將帥失陷城寨者斬上曰銑情罪異常有旨重擬乃稱律無正條固可置不問乎仍依所犯正律議擬以聞于是法司請當銑交結近侍官員律詔可乃斬銑于市妻子流二千里銑有機略初爲御史巡按遼東會遼陽廣寧撫順兵變銑密運方略悉捕首惡誅之全遼大定時論以爲才會虜患棘因不次見擢府專閫之寄然銑躁迫無經遠弘猷自負遼左功謂天下事無難爲者其所注措卒多誕漫巡撫山東聞虜入太原上疏請檄還山東兵戍關西者內守臨清爲時所笑比視西師乃倡復套議大學士夏言好邊功遂力主持之紛紛造舟車括鉛鐵關隴之間蕭然煩費矣時虜勢方熾而我兵積怯銑疏下部議久之未覆上心亦危疑之密以訊大學士嚴嵩嵩與言不相能常思有以中之欲因是陷言乃伺上指謂其非計說旣行隨騰疏攻言言遂得罪去是時上怒銑甚然實無意殺言也會咸寧侯仇鸞先爲銑所劾有旨逮詔獄鸞上書闕下自理嵩

因授鸞意令以復套事攻鉞賄言表裏作奸覲圖大福及鎮撫司奏獄具下法司擬罪凡再議鉞言竟以交結近侍律俱論死鸞罪得釋厚賂嵩兩人深相得鸞益橫鸞不法以及于誅鉞死既家無餘貲妻子狼狽遠徙天下聞而冤之

蘇大司馬佑嘉靖癸丑致仕歸會總兵岳懋陷虜幕府者懼則奏公不請兵糧惟蘇後期故及于敗本兵亦素有卻言如幕府逮下詔獄然公實嘗乞餉奏牘具在諸公無以難也而少師嵩故尙書時嘗爲公所論恨公從中主之削籍爲庶人隆慶丁卯今上卽位詔予冠帶戊辰東宮立覃恩以長子光祿君請復故官致仕家食凡十八年守臣數薦于朝竟中尼不召當世惜之

張紳字子儀號鶴樓柳州人嘉靖癸丑進士歷官刑部侍郎初授刑部主事與同舍高岱董傳策以氣節相砥礪相嵩當國楊員外繼盛沈經歷鍊以直言棄市會給事中吳時來疏嵩父子奸狀紳與傳策章繼上俱下詔獄訊所主使者紳獨對曰臣自求爲社稷死耳噤能指使者卽

有罪臣三人自當之會地震上怒解發烟瘴地方永遠充軍紳成都勻嵩父子伏辜穆宗登極召補吏部驗封郎

郭公宗臯嘗巡撫宣大適有邊警損將省中以失援劾公及撫臺陳公耀等俱逮下吏各榜一百陳公死杖下而公謫戍陝西靖虜衛掠治困篤篋輿行二百里方蘇至邊僦民室以居耕牧自給僅免凍餒部使欲爲公葺宇使廩人授殮公爲書謝止焉暇則手錄方書廣施藥餌及進諸生徒質問經義彬彬嚮風

楊忠愍公旣以馬市事建言爲仇鸞所譖下錦衣獄就訊公持論侃侃不屈獄具貶狄道典史狄道在陝西之臨洮山中其民不畏法而狄道令嚴重公不敢煩以事公請曰余典史也不敢有他請請得從典史事令賢其意而許之公務益恭敬其職冬月受請獻竟暮弗倦臨洮民翕然稱楊公神明郎監司以難獄猶豫者輒問楊典史謂何不以及令也少暇則進邑諸生爲講說文義大旨諸生人人得志恨見晚而公捐奉祿益之束贄買東山超然臺剪棘立書院以居諸生祀伏羲而下至周

孔配濂洛關閩諸賢狄道之旁地故多回夷其子弟悉習楚典公召而約束焉爲立二經師而身誨其稍異者三十人諸生日益衆無所取食公乃集邑吏搜飛灑者伏糧得三十石而鬻所乘馬及張夫人服裝買民間最重賦地二千畝白于府以伏糧與之及做井田意割授諸生父兄使畝入粟以給筆札及婚喪之費又買城西廣圃使蒔蔬而引洮河之水灌之地益以肥饒給諸生勝讀矣邑故有煤山生蕃制之不能開而仰給薪于一百里外公挾衛指揮單騎往召生蕃諭之咸服曰楊公卽須吾窮廬且舍而況此煤山耶邑遂不苦薪時有稱巡按御史使下邑責鬻褐者公持其人曰御史無責褐也責褐卽御史吾且得請之其人大窘郡守尉爲旁解乃得脫去自是無來責邑褐者矣居狄道三年民愛之呼楊父諸生咸稱關西楊夫子

黃太僕正色之戍遼東也欣然就道無羈旅窮愁之態其安命自得忠義所發往往見于歌詩旣至遼惟以讀易爲事遼東士子樂從之游成就甚衆或勸公在邊歲久可暫乞差歸省公曰君命無可逃也居遼幾

有三十年穆宗皇帝登極召用建言諸臣公從戍地以原官擢大理丞進少卿楊冢宰公同年也素知公將補以要職公固乞閑散遂陞南太僕卿甫十月引年乞致仕

徐文貞公謫延平府推官時有疑公自禁近出爲小官縱不鄙薄之有故事可以優游養重公獨不然曰官大小大人臣耶且盤根錯節所以增益我者不淺乃馳歸泣謝太夫人弗獲朝夕罪而單車馳之郡至則連攝郡事公晝夜拮据案牘清宿繫者三百人時大盜窟尤溪而四出剽掠郡邑勢張甚分巡諸僉事備欲以屬公捕而難發言公奮請身任之盜遂平

許公孚遠字孟中德清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兵部左侍郎隆慶六年以廣東僉事謫兩淮運判既歸意將遂終隱往見唐一菴先生請焉先生曰我二十九歲建言歸今七十四歲矣此四十六年中未嘗一日忘記也惟枉己則不可耳今汝雖暫挫然前途自平坦但踏實地行何害異日追悔晚矣公遂之官

高文襄之被逐也卽乘驛車去道傍之人有流涕者公歸杜門謝客口不言時事未幾有王大臣之獄柄人將借以殺公已差五校往新鄭有所逮會廷鞠之日白日晝暝迺大臣瞪目仰面備極拷略竟不識所謂高公次日殺王大臣而公獲免不敢復見一人矣

江詹事汝璧以諭德主南京試以安南不宜征及勦臣配享止歲祫宜與至郊祀嘗皆不宜從事策進上覽震怒逮赴詔獄先是太史奏彗星犯文昌至是文昌不見三日人以公爲應云勦臣郭侯銜公配享之論欲置重典賴聖明遣官停造海艦罷安南之征乃得輕罰謫閩市舶副提舉巡按御史李公鳳翔包公節文章特薦己亥起南京駕部員外郎尋遷正郎癸卯春北司業員缺銓部以公名上書而以北駕部郎程公文德副之上謂輔臣曰璧朕素知其有學其人與文德孰優輔臣對曰文德後中兩科上曰璧以何事謫官對曰以妄言邊事上曰今之邊事被他說着于是詔復北司業

趙志皋字汝邁號澱陽蘭溪人隆慶戊辰第三入及第歷官建極殿大

學士諡文懿今上卽位倚信江陵江陵以父喪奪情諸疏劾者皆暗激上怒逮杖竄戍而編修吳公中行趙公用賢復繼之旨未下公糾同志七人以至情大分面詰江陵冀遏吳趙之禍吳趙竟亦廷杖一切劾疏悉不付史局公以職掌堅請之使不得密江陵怒甚會星變察百僚遂出公廣東按察司副使公持法平恕間與名士徜徉山水况味恬逸而江陵怒猶未釋辛巳例察京僚又黜公公歸築室清獻公祠傍自號六虛主人枕石漱流爲終焉計壬午江陵逝南北臺省交薦公起解州同知

張太宰瀚爲太宰日江陵相父喪不解政忽傳中旨眷留令吏部往諭江陵亦自爲贖風公使留己曹郎請覆議公若不喻其意者謂政府奔喪當以殊典卹之宗伯事也何關吏部江陵復令所善客說公弗聽已有詔切責謂公奉諭不復無人臣禮于是廷臣揣慄交章奏留御史大夫名清介至不能自持公獨拊膺太息曰三綱淪矣江陵益怒噉臺臣首劾公省臣繼之遂奉旨致仕公北面頓首曰臣老不能任國事然寧

負相君不敢負陛下辭歸

洪少司寇朝選既挂冠歸時江陵有父之喪謀欲奪情公聞怒曰三年之喪古今通誼漢儒金革無避之說爲無據况昇平世用此典耶草疏將上公門人與子競交諫乃止然悒悒累日及聞鄒元標吳中行有疏被杖公擊節歎賞貽書壯之且曰二君子氣節文章眞表表哉此其存心扶植綱常與夷齊叩馬何異江陵聞之怒甚巡撫勞堪承風旨誣構逮至臬獄不二日公斃獄中嗚呼萬古天地所恃以不壞者惟有此理人孰無此心彼誣以爲罪欲假手鉗口其人生理已滅盡矣矧望風附旨魚肉端人正士者乎人言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嗚呼是誠何心俾公受禍如此烈也

陳僉事吾德嘗以給事中攝戶科適有買珠之命與同官李紀切諫皆免爲庶人公攝官僅七日也今上卽位都給事中賈某薦公忠直不宜久處閭巷召爲兵科給事中癸酉四月至京師卽劾中貴人鄭眞傳內旨官其姪錦衣總督劉燾奸賊不宜召用忤太宰楊博先是已推尙寶

少卿楊抑之而江陵新柄國整博見疏善則令所善鄉人王篆給事中張某諭意一日見于直廬江陵謂公疏善倖濫宜不止此公對不敢風聞中人也江陵不答是時江陵專政言事者多承風先白乃敢言公自以非宰相私人不附禮部主事宋儒與兵部主事熊敦朴交惡構敦朴欲疏江陵與王篆江陵遂令兵部尚書譚綸劾敦朴謫外公並劾儒江陵嘆公不白己憾之矣十一月成國公朱希忠薨行金錢求贈爲王驗封郎陳某與六科並持不可公復上疏力爭江陵大怒十二月癸丑慈寧宮火公復疏陳五行休咎江陵詆曰安能腐儒語也辛酉朱希孝直廬火丁卯大內又火戊辰乃下其議明年二月一麾出守矣江陵已憾公御史劉臺劾其受成國金十萬出公統州持經者受驛禍憾益甚樂平進蔗欲因中之宣言上怒蔗腐不可食當逮太守以下如此則株連膳部光祿萬尚書爲言乃止第收治縣人而詔切責太守俞兒竊建昌玉帶則以售于晉都江防同知龍宗武偵得上操江都御史王篆傳致其文饒州巨寇有文公坐謫馬邑典史親老不欲行屬馬邑失囚詔書

問尉安在得無之任違慢乎公恐馳至鄭州御史某又劾公在郡時違
禁講學擅用庫金置買學田亦俸金耳移疾杜門明年大計江陵遂欲
以此黜公考功郎鄭某不可竟削籍